

5757/5113c

v.2

繡像西漢演義

己亥春  
遊魚書



繡像西漢演義卷三

第二十九回 張良復為韓報讐

卻說擱住張良者乃項伯所使也伯恐棧道難行預先差心腹人暗在關津隘口迎接張良不意果在此處接著其人備道項伯奉迎之意良曰項公如此遠慮可謂極厚交道矣隨同入城見了項伯深謝差人遠接遂更換衣服近晚出城打聽霸王消息因訪問各路諸侯遂國如何又問韓王曾來見霸王否有人傳說韓王姬成來見霸王因是來遲又見張子房隨漢王入褒中聽信讒言將韓王殺了昨日靈樞方回本國去了張良聽罷只是暗暗叫苦荒忙回到項伯家一夜不睡淚如雨下等到天明來辭項伯要回本國項伯曰一向因國事不閒未得請教今差人接先生來家正欲朝夕伺候如何方到就欲相別良曰昨因更衣出外訪問韓國本主不意因為張良從漢王入褒中被霸王殺了良聞此信恨不能死急欲回國葬本主就安置家小停當一月內就來相見伯曰雖是如此何忍遽別良曰明公若留良一日是增良一日之憂矣項伯見良去意甚急不敢苦留遂齋發盤費當日辭別就行伯曰我一月內差人遠迎先生不可失信良曰當差心腹人來接我不可使人知道尤見明公始終交情也伯曰謹領尊命張良同原帶數人星夜奔回韓國來見了韓國諸公子遂致祭於韓王放聲大哭以頭觸地曰良實不忠致使項羽誤害我主不世之讐良當為我主報之雖肝腦塗地亦不惜也言罷又哭諸公子勸解遂回本家省問家小停當數日後啟行來到中途果見項伯差人遠接臨晚進城徑投項伯家來相見禮畢遂在書房中安歇伯見良來甚喜因問先生今往何處去良曰故主已死賤軀多疾欲效老子玄默之術學莊周放蕩之遊羨箕山之巢許愛首陽之夷齊罷名利喜觀雲水避是非樂處山林倘遇蹈陰高人得聞妙語使性學復明身心無病是我之實心乃良之至願也至如佩玉鳴鸞乘軒衣冕宰正百官儀刑四海折衝樽俎之上卻



敵談笑之間今日賜官獬豸他時圖畫麒麟不足以動良之念也項伯聞張良之言知他無仕進之心遂  
留住數月以盡故舊之情子房住了十數日一日項伯入朝未回子房信步閒行來到後花園內只見牆  
高數仞門濶三尋花萼池邊薔薇叢裏見一座小樓槐陰遮枕席松影陰階庭子房看樓扁題曰萬卷書  
樓嘗聞古語云欲窮千古事朝暮伴書樓子房登樓閒玩只見左壁一帶書架上盡是古刻竹簡右壁一  
帶書架上盡是各處來的文策揭開一看有六國奏章諸司諫議蓋因項伯是尚書令以此進來文策先  
與項伯看過方敢封進正本俱留在內副本項伯留看子房從頭揭過其中或有一偏之見或有不通之  
說或有私相標榜或有因而嫉害或有迎合上意子房看了一遍皆不當切後揭開一策語言超眾立意深遠  
子房看了一遍嗟歎不已又驚又喜驚者恐項王重用此人喜者喜其得見此奇特之士若使歸劉作破  
楚大元師韓讐可報漢業可興項羽從此休矣展表讀云 臣聞治天下之道貴審天下之勢貴識天下  
之機勢者察虛實明強弱知利害詳得失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不然則雖強勝一時不過恃其勇力終  
必敗亡未足以語其勢也機者辨興亡定治亂窮幾微明隱伏然後天下可得而圖也不然則草莽倥傯  
苟簡得國終難久安未足以會其機也今陛下雖霸關中人心未服根本未立民畏其強而已懼其威而  
已格其面而已然強可弱也威可抑也面非心也三者乃陛下之所恃使一旦餒而不振焉天下不可一  
朝居也欲望長治豈可得乎此臣之所以寒心而為陛下憂也且劉邦昔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中  
發政施仁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收束人心秦民悅服恨不得為關中主也陛下入關不聞  
善政而惟見殺戮聽讒邪之言蹈秦之弊殺子嬰掘驪山燒阿房大夫民望蓋不知勢之可立機之可  
察而弊端惡孽隱伏於天下而未動耳使劉邦一倡諸侯從風不期強而自強不期勝而自勝陛下之所  
恃者皆為劉邦得之矣就如近日燒絕棧道使陛下不疑其東歸三秦不為嚴備然後收用巴蜀之民復

取關中之地此比番天下之勢識天下之機劉邦先得我心之同然矣而陛下茫然莫之知也左右將士  
惟知用武而承順風旨陛下惟知獨勝而以為天下無敵然不知敗亡之機已萌於不測之中此臣不顧  
眾人之誚已而敢為陛下言之也為今之計莫若益兵嚴備巡哨邊關收回章邯等三人別用另選智勇  
之士阻塞關隘更取劉邦家屬拘於輦轂之下昭布仁義整飭兵馬訓練行伍內求賢相外訪元戎制服  
諸侯遵行周政如此亦足挽回惜不能用耳然此等  
人終非可與言者淮陰何不知人耶如此則劉邦不敢東向而社稷有磐石之固矣臣誠惶誠恐頓

首稽首謹言

子房又看一遍大驚曰此人是碯溪子牙羊野伊尹真大將之才天下之奇士也此我

若能見此人著數句言語管放他棄楚歸漢但恐此人不知在此否隨將文策仍放舊處移步下樓復到

書房中間坐只見項伯朝罷歸來謂曰賢弟客情不慣子房曰疏散之人忘心世故安得客情不慣項伯

遂置酒相款酒至半酣子房曰聞兄有花園可一遊乎項伯曰今日正欲與賢弟遊玩遂令家童導引行

至花園內子房曰此園景物鮮妍足娛心目來到小樓邊項伯遂邀上樓子房來到樓上詐看文字伴問

曰此許多文策何人所作伯曰六國奏策未得舉行因放在此子房又揭到一策因問曰此是何人所作

項伯曰魯麟周鳳未遇其時此人乃淮陰人家貧乞食人多賤之范增屢次薦舉霸王不用止與執戟郎

之職前進此文策霸王扯碎其文欲要問罪拒如此那  
得不亡被我勸免子房再不揭看尋思此正是鴻門會上之

人心中暗喜遂下樓來子房嘆曰 輔相子牙真可比行兵孫武未能過項羽不留亡社稷漢王肯用立

山河 子房在項伯家又住數日因思韓讐何日得報漢王何日東歸霸王強暴百姓在此飽食終日是

何道理忽生一計次日辭別項伯要尋僻靜處修真養性項伯苦留曰賢弟來此未及一月如何便要相

別良曰此是繁華之地非某養靜之所明公若是見愛放我歸韓尋箇深山窮谷埋名隱姓求師訪友練

真悟道得為長生之客於心足矣嘗聞雲林夫人云玉醴金漿交梨火棗當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







躬喝令左右執戟即官將此老賊推赴雲陽市上用油鑊烹之監斬官乃是淮陰韓信也韓信押韓生赴市曹子房打聽得知也跟在人叢中看見韓生至油鑊邊高聲說道爾成陽百姓我今日犯罪非奸臣誤國犯了法度因霸王聽信奸人捏造謠言意要遷都彭城怪我再三苦諫今押在市烹我想遠無百日之內劉邦必來復取三秦矣諫如誠乃沐猴而冠耳韓信聽了他說謂韓生曰諫大夫省言語恐霸王知道必連累我等韓生曰皇天后土昭鑒不遠為國受烹實為屈死韓信曰公諫遷都百姓皆以為屈死我獨以為該死韓生曰我得何罪該死信曰公居諫議之職如殺卿子冠軍宋義那時偏將殺主將公何為不諫坑殺秦降卒二十萬于新安秦之父兄恨入骨髓公何為不諫斬子嬰掘秦墓燒阿房左遷諸侯公何為不諫今事已成矣蔽錮日深終莫能解公然後來諫不亦晚乎此公之所以取殺此舉又當別論以求義原當諫耳淮陰既有此識他日何為又不達時務至于赤族耶也范增比你何如尚不能諫况我等不及亞父遠矣豈能諫乎你今日之死不可怨霸王只可怨那造謠言之人我指與你看那人叢中立著燒絕棧道造謠言的人決在這裏若提出來便知端的赫得那子房躲在人背後再不敢作聲此非是韓信知道子房在此不過設言以赫子房耳遂將韓生烹了咸陽市上無一人不嗟嘆天色已晚韓信回家子房在後認知下處回店房去了次日韓信早朝見霸王復命烹了韓生霸王又續差季布往彭城催督修蓋宮殿百官因烹了韓生再無人敢諫者韓信出朝時思梁間巧燕住不多時子房已知韓信住處回到店中次日將前日秦宮所得寶劍一口背上揆門進城來到韓信門首只見月色初上正黃昏時候門尚未閉張良鞠躬施禮求見門吏要求見韓信不知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天意在漢不過假西楚以為英雄驅逐豈真是劉沛敵手即幸聽韓生計亦無如赤帝子何矣呵呵

第三十一回 說韓信張良賣劍

張良假作淮陰人打扮來到韓信門首見一老吏鞠躬施禮求見韓將軍那老吏便問先生從何而來良曰某乃淮陰人與韓將軍同鄉特來相見老吏進內報知韓信韓信自思我在淮陰貧賤時並無朋友我到此日久亦未見一故舊今日如何有同鄉相訪正沈吟間張良已立于階下韓信月明之中見其人清標俊雅有些面熟不敢遽問就迎接上廳各施禮畢序賓主而坐便問賢公從何而來有何貴幹高名貴姓良答曰某雖將軍同鄉久出在外先世曾遺下寶劍三口真希世之珍不敢言價但遍求天下英雄豪傑先觀其人後賣此劍已將兩口賣與兩個人止有這口寶劍未遇其主聞將軍與某同鄉為天下英雄特來賣此寶劍不是虛譽實出本心早間伺候半日適將軍公出今特薄暮前來相謁此劍暗臨黑水蛟龍泣潛倚空山鬼魅驚埋藏十萬年價值數千金若遇奇男子銘然自有聲何須出囊錢物各歸主人君若得此劍威令滿乾坤韓信見張良誇美寶劍又識己為豪傑心下甚喜聞舉便喜即非豪傑便起身近前曰韓信自歸楚以來無人識某為何人今見先生持寶劍而見論深蒙過獎信何敢當願求寶劍一觀良遂將寶劍遞與韓信信接到手拔劍觀看燈光之下寶氣沖霄霜鋒射斗匣上細字有歌讚一篇歌曰 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真赫然良工煅鍊經幾年鑄成寶劍噴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寶匣吐冰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起風塵喜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點點青蛇色文章片片飄龍鱗惡與交結遊俠子從來親近英雄人何年中道遭捐棄淪落飄零古岳邊莫道匣藏無所用猶能夜夜氣沖天 韓信平日最愛劍今日見此寶劍十分羨慕因恨囊橐空虛不敢問價但云公有寶劍三口那兩口得價幾何良曰適間曾說先觀其人後賣劍不論價值多少如得其人即將寶劍相贈何須言價久聞將軍乃天下豪傑以此特來相見此寶劍有主矣韓信起謝曰寶劍雖蒙見惠但信為人恐



未相稱良曰若不相稱雖與萬兩黃金亦不敢以輕售也信大喜分付家童置酒相款因問此寶劍俱有  
名乎良曰俱各有名一口是天子劍一口是宰相劍一口是元戎劍天子劍乃是白虹紫電宰相劍乃是  
龍泉太阿元戎劍乃是干將莫邪夫白虹紫電乃是吳王劍名懸于壁上邪魅遁形諸怪斂迹真寶劍也  
龍泉太阿乃雷煥見牛斗宿中常有雲氣自下而上光芒掩映煥隨於有光去處掘地得二石匣中藏寶  
劍二口一名龍泉一名太阿而牛斗之間無復光芒矣干將莫邪乃闔閭所造雄雌二劍雖出人力所為  
實按天時應星宿合陰陽觀爐火十數年方鑄成此劍磨礪有法修造有度非止一日遂名干將莫邪然  
吾之寶劍非特此耳張良口氣甚像設帳市藥觀人象德各有所宜如有天子八德而後得佩此劍足以翊聖化也信曰  
何謂天子八德良曰八德乃仁孝聰明敬剛儉學是也信曰宰相劍亦有德乎良曰宰相如無八德亦難  
佩帶此劍信曰何謂宰相八德良曰忠正明辨怒容寬厚是也天子宰相二劍既聞命矣然不知此劍為  
元戎劍亦有德乎良曰元戎劍豈可無德信曰請言之良曰廉果智信仁勇嚴明是也古人曾題天子劍  
有詩曰 帝座懸昆吾威德破貪汙萬里風烟息蠻夷附大都 宰相劍有詩曰 宰相均寰宇光芒應  
太虛佩此當朝亡奸諛已盡除 元戎劍亦有詩曰 專城司國命廟算定于封所向不可敵百萬在胃  
中 信曰先生寶劍真為天下奇絕但不知那兩口劍費與何人亦可得聞乎良曰天子劍前日賣與豐  
澤劉沛公矣信曰先生見沛公有何徵驗將此劍賣與他良曰大德當陽龍顏特異神母夜號芒碭雲瑞  
爰立赤幟五星聚會大度寬仁出乎其類此公有天子福德前在芒碭山斬白蛇已將此劍賣與他曾有  
詩曰 君劍磨來雪練霜白蛇曾在此中亡強秦已破封西蜀劍刃藏鋒且入囊 宰相劍賣與誰良曰  
賣與沛縣蕭何信曰有何徵驗良曰翊運元勳經綸漢室不事干戈全仗仁義約法甦民漕河廣濟布衣  
同心起自豐沛此公有宰相大才前在關中除秦苛法約法三章已賣與他曾有詩曰 相劍曾將太岳

磨霜鋒消得國中魔咸陽忽遇真良佐不惜千金價值多 信聽罷笑曰先生已將寶劍賣與漢王蕭相  
國可謂得人矣今將此元戎劍欲賣與小子但信素無重名又無八德不亦負此劍乎良曰據將軍所學  
所養雖古孫吳稷直不能過也但未遇識主耳昔有千里馬未遇伯樂時雜于槽枥之間遭入奴隸人之  
手與常馬等也一遇伯樂知其為千里麒麟則長嘶大鳴追雷絕塵為天下之良馬也故古人云向北長  
鳴天外遠臨風斜控日邊還即今將軍落落人後未遇識主所以不知其為元戎也苟得遇識主言聽計  
從變化風雲振動天地坐鎮中原出警入蹕享九襲之榮極人臣之貴則非今日之碌碌也韓信見張良  
說到此處不覺長吁短歎觸動念頭便道聞先生之言如照肝胆信在此日久一籌未展百計難言前屢  
次上表霸王不聽今欲遷都大事已去信不久亦歸故里苟延歲月耳良曰將軍差矣良禽相木而棲賢  
臣擇主而佐以將軍之抱負豈可按迹衡門為淮陰一釣叟耶信又長嘆曰先生今晚來見語言動人議  
論出眾非獨賣劍決有深意也我于月明之下燈燭之前細觀舉動先生非韓國之張子房乎諺語所謂好漢識好漢  
子房離席起謝曰久慕重名不敢遽見今晚拜候實有深意將軍看破豈容自隱小子便是張良韓信大  
笑握良手曰先生天下豪傑人中之龍也我欲棄此歸漢但不知先生有何見諭良曰漢王實是長者暫  
屈囊中終成大事將軍肯從愚見我有一物與將軍為質貴似連城和氏璧奇如照殿夜明珠休言呂望  
千條計不及區區一紙書未知書上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說信處辭太煩可刪之

第三十二回 霸王江中弑義帝

卻說張良以賣劍為由說韓信歸漢遂于衣襟下取角書一封遞與韓信曰我昔別漢王蕭何時曾與約  
下如荐舉元帥來可憑此角書為記如有角書須當重用公可將此書收藏不可失落有誤大事信又問



曰先生已將棧道燒絕卻從何路可入褒中細張良又于書袋中取出地理圖一本付與韓信曰此圖乃山僻小徑從斜岔入陳倉轉過孤雲兩脚山繞到雞頭山徑下褒中近二百里將軍他日破三秦當從此出此地漢人亦不知將軍當秘之不可輕示于人也角書地理圖韓信收藏在身又問曰先生今往何處去良曰今吾看霸王遷都後效蘇秦遊說六國著他反楚以分霸王之勢使無復西顧之意則將軍得任意下三秦復關中而圖天下也信曰某亦早晚就行但看事機如何到彼好作區處也韓信亦無家小止有門吏二名在外把門家童二人伏侍張良遂與韓信同榻過了一宿似把次日別韓信出離咸陽往各國說諸侯去韓信預備行裝分付家童寫了家書打發盤費往淮陰看視家小不題卻說范增在彭城守催義帝赴郴州帝曰君出令者也臣奉君之令而宣化者也君體昔項羽立我為君以屬天下之望以此諸侯悅服而得入關中我已約但先入關者為王今羽背約自立為王封天下諸侯意欲遷我于郴州廢置而不用其命首居其下足居其上冠履顛倒甚非臣體爾為項羽亞父當極言苦諫以正其過可也乃助彼為惡是亡秦之續耳爾心獨不愧乎帝雖不智在此處詞嚴義正罵得范增甚是范增俯伏在地曰臣增累次苦諫項王不聽今又差李布守催指日離咸陽要來彭城建都臣亦兩難不過為君所使也帝曰爾為項羽心腹之人正當苦諫豈可委于從命而略無可否此乃阿附小人非大臣以道事君之體也增惶恐無地只得具書奏知霸王霸王知義帝不欲離彭城大怒曰懷王乃民間豎子我家所立尊以為王千載之奇遇矣卻乃偏使劉邦西行意欲相為結好以恩為讐反有謀害之意今為義帝且又妄自尊大如不剪除必為後患遂使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潛于大江之中埋伏卻著范增李布桓楚于英急催啟行待至大江假以出迎因而殺之傳布中外只說義帝行到江中遇風船覆淹死以隱前情庶免天下議論霸王計較停當傳令分付四人急在大江伺候卻修書上義帝曰 西楚霸王臣項籍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奉命破秦直抵咸陽子嬰受首爰正國法仰尊陛下為義帝實為天下主也然彭城路當南北之衝乃用武之地甚非陛下所宜居也今郴州乃湖南名郡左有洞庭右有彭蠡山水秀麗帝王之都也請陛下幸臨以觀天下今乃聽細人之言不從所請致使君臣有相疑之私輦輟阻壺漿之望遮道來迎終日稽候一日之費何止萬金為民元后于心何安復差千戶項臣上書懇啟臣子上書而曰差千戶上書可笑惟速賜裁決下情不勝激切之至 義帝看罷羽書與左右商議曰項羽屢次差人催併急如星火已無人臣之體若復留連恐生他變不若車馬啟行義帝即傳令文武大小官員擇日赴郴州而來只見彭城百姓遮道望塵叩首相聯數百里或獻茶果或上歌頌家家設放香案盡說義帝在此數年鎮市不擾鄉村安靜上下和睦乃有德之主也今日遷都又不知何日再得相見遂懸望之念義帝見百姓戀戀不捨亦自垂涕其日行至大江口有白魚阻舟水浪不能前進船家就將龍舟攬住只見大風驟起將桅折作二段幸大舟傍岸無事其夜帝方寢只見五色祥雲罩合龍舟香風馥郁有一派仙樂自天而降先有二金童玉女入舟中低言啟請願陛下早降龍宮受百官朝賀帝曰我自赴郴下建都此地非我居也金童曰龍宮奉上帝勅命已設御座專候車駕文武百官具朝服于上清門迎接陛下不可推辭也帝曰龍宮恐非人世朕何以居之金童曰上帝以陛下有君德宜在高位因赤帝子當權福德洪大陸下當讓此位而居龍宮以掌水府會九天列聖以次推舉非同小可陛下請移玉步帝方欲出龍舟遙見水光接天洪濤巨浪耳聞仙音不敢登步趨趨之間頓然覺來卻是一夢舟上更鼓已三漏矣急呼左右掌燭詳夢有近臣奏曰適見白魚阻舟桅被風折据此夢警皆非吉兆陛下天明回舟再作商議帝曰不然車駕已行大信昭布如若反覆則非大體况天數默定人不可為縱有不測亦何懼哉不聽近臣之言次日早發舟望大江而來行至中流有英布吳芮共教坐三隻大船鼓譟大進順風而下三人立于船頭大呼曰臣三人奉項王命來迎



陛下陛下所有玉符金冊留下與臣等為執照義帝大罵曰爾等助紂為惡不遵王化當此大江中流之際據兵阻行甚非人臣之禮英布等各持利刃將船駛近龍舟直身一躍眾士卒隨即躍過龍舟來驚得舟中侍從急欲躲藏被英布等手起刀落殺死數十人或有望大江自盡者或有船倉中躲藏者帝見此光景指西北大罵項籍逆賊他日決遭橫死遂撩衣望大江一躍而墜遂浪翻波不知所向如此時逆安望成事鳥江之側疑舟中有藏躲者盡被英布等殺死後有胡僧詩曰 義帝南遷路入柳國亡身死大江深不知埋恨窮泉後幾度西陵片月沈 英布等弒了義帝方欲回舟只見南岸上有接義帝的百姓人馬吶一聲喊盡道英布逆賊爾信項羽指使弒了義帝奪了天下決不得長久百姓尚然可見君王之義若羽者能立身于天地間乎我等布告天下立個盟主與義帝發喪誅此無道以雪天下之恨英布欲撐舟近岸適當風色不順急難湊擺百姓一闕都走了不知那百姓中也有這等豪傑發此等言語此便是滅楚興劉大丈夫也未知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觀義帝之弒羽真無人心者豈止不讀書已也

第三十三回

韓信背楚走咸陽

英布殺了義帝聞岸上百姓發喊欲攔舟上岸因風色不順不得傍岸那百如一闕都走了其中有三個老人為首一老人年近八十歲人稱為董公為人多讀書知道道理一鄉最推尊他因作倡曰待英布的人馬回去我等務要打撈義帝尸首帶至柳州以禮葬埋董公是卻糾聚幾箇壯士從河南洛陽迎接漢王做個盟主與義帝報讐眾人應聲曰我等願從尊命董公率領眾人急奔下流顧覓十數個會水的船家下江跟尋至晚月明之下忽見水面上隱隱若有所見眾船家伏水近前抱住卻是個人眾船家撈至岸上掌起火把看時顏色如生並不改變眾人原不識義帝又見赤身無一絲衣服止二足中趾上食二玉環乃龍形也董老曰此必義帝也若常人豈有此玉物即眾人以淨帛遮體扛至前村各焚香行禮至次日權處棺木殯了徑投柳州來有本州官吏里老人等抬至原修宮殿中間停放眾人計議恐日久霸王知道決尋事謀害不若急急葬埋庶為全美臨柳州官等擇日將義帝葬于柳州至今義帝墳塚尚在四時享祭不絕後史官有詩曰 柳士尚知尋葬主霸王背約弒江中千年唾罵昭青史猶說烏江戰未窮英布等弒了義帝來到彭城會范增等眾人密將前事說與范增增懊悔不已范增悔與眾將曰義帝乃吾與武信君所立以服人望豈想今日弒于江中甚非人臣之禮若再遷都彭城決不足以圖天下矣我等當急回勸止不可遷都庶劉邦不敢東向若離咸陽不百日内劉邦決出褒中吾輩不能安一日矣季布曰前韓生亦曾有此言被霸王烹之增曰我等眾人各苦諫決不可遷都范增留季布修理彭城卻同眾人赴咸陽來勸止霸王只見咸陽十分狼狽各文武官員通預備行裝要三二日啟行范增同英布等進見備將義帝遇害一節奏知霸王霸王大喜曰除吾心腹之患矣增曰心腹之患不在義帝實在劉邦也陛下若今遷都不久劉邦決出褒中矣霸王曰棧道燒絕三秦嚴備劉邦縱能插翅亦不能飛出也增曰陛下遷都三秦懈怠漢王素有大志必蓄養豪傑與陛下爭衡出此棧道反掌之易耳望陛下不可遷都霸王曰朕號令已出文武行裝已備豈有中止之理亞父不必過慮料劉邦無能為也季布曰事貴先圖機難遙度臣恐陛下離咸陽人心急緩此地決難守也近日各處諸侯漸有叛失者陛下不可不慮也霸王怒曰朕自會稽起義以來所向無敵凡叛去者皆不才之人何足為用遷都之事朕意已決再不必多言如有抗拒者以韓生為例范增等長吁口氣各下殿來只得預備行裝起行卻說韓信自見張良後此心倦倦不能忘先將家童打發回淮陰去是夜過都尉陳平家拜訪素日信知陳平有意降漢因來以言挑之曰霸王遷都漢王決出褒中咸陽非國家所有也陳平曰霸王近日弒義帝遷彭城烹韓生自以為是決不足以久安漢王長者他日終成大事賢公在此碌碌不若背而去之得以展大才也陳平是智人



然亦不得以忠責之也義帝信曰我亦有此心久矣恐沿城關津難過平曰此亦不難我衙門有印信文書與賢公一紙隨身所過關口有此文書徑自長行只說入褒中探聽消息信拜謝曰若得此文書誠千金之賜也他日若得寸進決不敢忘盛德平曰賢公保重若他日成事之後不久亦欲投漢仍望賢公薦拔信拜辭陳平得了批文預備行李拴束停當分付門吏我欲城外訪友明日方得歸來爾可用心看守匹馬徑出咸陽來行至關口此時自范增回關中見漢王已入褒中心下憂惶即差人分付各關津隘口把守十分嚴密韓信來到安平關口姓得只見把關軍士攔住便問將軍往何處去韓信隨將批文與眾人驗看仍到關上見守關總管各施禮畢問韓信足下何處去信曰霸王差往三秦會同整飭兵馬關防漢兵著星夜傳報隨辭眾人出關急策馬西行不題卻說韓信把門二吏一連等了二日不見韓信回來急報知亞父備說韓信一月前有一人夜晚來相會說了一夜話就在信家宿歇其後將家童行李打發回籍今卻匹馬假說訪友次日就回不意今已又過了兩日前後共四日不見歸來此必是逃走不敢不報范增聞了這說便跌脚道此人終日懸念在心前曾丁靈與項王說若用此人須當重用若不用此人須殺了方除後患識貨老兒只長于機不意今日卻走了決投褒中去吾心上又生一大病矣若不追來使我晝夜不得安枕入內奏知霸王怒曰此懦夫安敢背我歸漢增曰韓信極有識見臣屢次薦舉陛下只是不用今被他走了決歸褒中去他日為陛下下一大患也王曰彼無文憑關上決然攔住如何得脫急差鍾離昧領二百輕騎快與我捉來碎屍萬段以警其眾鍾離昧依命追趕來到安平關責怪關上官兵如何輕放韓信過去有失關防把關總管官稟道韓信有隨身印信批文為會約三秦緊急公事某等安敢阻當今已過關四日矣將入漢境明公恐不能追反不若飛報三秦遣兵追趕况棧道燒絕決難徑過庶可趕上鍾離昧曰爾眾人所見亦通當時作飛檄傳報三秦著遣兵追趕鍾離昧回咸陽將前事奏知霸王王曰既

逃去已遠料韓信懦夫成何大事亦不足掛念當傳令著文武大小官員隨車駕赴彭城建都卻留呂臣縱公守咸陽且說韓信離安平關一路直抵散關照前驗批過關來到三岔路口自思此處正是緊要去處將張良地圖取出觀看入褒中小路看畢方欲策馬只見從東一騎馬飛走前來手執大牌分付路口鋪兵爾等如遇匹馬過來當追看批文中姓名如不是韓信方許放過去眾軍士便道方纔過去一人匹馬獨行不曾追問來歷何不趕上問他一聲那執牌軍官急趕上韓信便問將軍姓甚名誰有何公幹信曰我姓李前往褒中探親那人曰有批文否信曰有批文在此那人務要取看韓信取批文打開正欲遞與觀看卻于背上將寶劍拔出望其人一劍殺死那鋪中走出五個人來趕向韓信奔就韓信匹馬近前手舉寶劍將五個軍士盡行殺死策馬急向西行未知何日得到褒中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吾不怪韓信之背楚而獨怪其當日之投楚

第三十四回

韓信問路斬樵夫

韓信殺了報事官并軍士五人尋思倘地方知道殺死官軍決然跟從此路而來被他捉住卻不誤了大事急轉過山口從小僻狹路向西南而行兩邊都是山中間止有一小路又澗水潺湲波流有聲斷岸千尺十分險峻韓信到此不得馳驟只得勒著馬一步步緩行又不知何處往陳倉渡口去正在猶豫之間只見山坡邊轉過一個樵夫來韓信便道樵夫那條路往陳倉路上去那樵夫放下柴擔用手指著那山路道此去繞過這山岡卻是小松林過了這林子下邊便是亂石灘有一石橋過了橋卻是蛾眉嶺上了嶺甚難走須下馬捧著行過此方是太白嶺嶺下有人家吃了飯過孤雲山兩脚山渡了黑水過了寒溪便是南鄭將軍不可夜行恐有大蟲樵夫說了山路信將地理圖一對分毫不差拜謝樵夫策馬前行樵夫挑了柴擔正欲下山坡去韓信暗思章邯知我殺了軍士決從這條路趕來到這三岔路口倘遇樵夫



說與他這條小路卻從這裏趕來况我馬又疲乏決被他捉住不若殺了樵夫若軍馬趕來只從棧路上  
 趕去決不知有此路也韓信勒回馬來便叫住樵夫樵夫只道再問路徑回頭來卻被信揪住頭髮一劍  
 殺了拖倒山凹之下用土掩埋樵夫可憐韓信遂乃納頭下拜祝之曰非韓信短行實出不得已也他日如得  
 地之時決來與君厚葬以報其德韓信韓信他年斬未央含冤飲恨怨高皇秋風颯颯飄黃葉為報陳倉  
 問渠指說褒中路一拜空垂兩淚癡 韓信他年斬未央含冤飲恨怨高皇秋風颯颯飄黃葉為報陳倉  
 樵者亡 韓信殺了樵夫徑過山岡出了小松林渡亂石灘一日下了太白嶺來近山有個酒館下馬入  
 到酒館來呼酒保擺山肴村醪方飲數杯不覺想起樵夫來我因恐楚兵追及不得已殺死非薄情也遂  
 作歌一章借筆硯向白粉壁牆上題歌曰 陟彼山路難崎嶇不可測藤蘿結層巒狐兔藏幽黑怪哉此  
 山險峻坂有萬億去天手可攀迴轉苦勸力迷黯竟何往無由問鄉識忽見採樵人問我將馬適勒馬立  
 山前乃云西川國樵人指要路按圖無差忒足知為忠亮孔云宜報德楚兵恐忽至受擒反自賊斬汝絕  
 蹤跡實非我薄刻留汝特山樵存我為帝翊我當萬夫望君死良不惑無罪遭霜鋒我心為君惻令項羽當有那  
有測也君德終圖報君後我更植蒼蒼秋月明疑照君顏色 韓信題歌畢只見後邊走出一壯士來看  
 着韓信道你背楚歸漢殺了樵夫卻來我家題詩我若拏住你卻得重賞韓信便起身道壯士你既住居  
 漢土為褒中百姓如何倒說這話那壯士大笑拜伏在地道我父祖乃周臣姓辛名雷世居扶風傳至父  
 辛金因始皇殘暴遂移家於大白嶺以賣酒為生某名辛奇不事家產尋好畋獵嫻熟武藝一向未遇明  
 主遂棲跡於此是今夜夢飛虎自東北高嶺而來卧在草蓬之上覺來知今日必有貴客經過因不曾出  
 去採獵等了半日卻見賢公策馬下嶺光臨草店我在壁裏窺見知公為非常人也因出拜見適來言語  
 冒瀆望乞恕罪韓信扶起答禮便問壯士據你一表堂堂素懷忠烈見今漢王寬仁大度招納天下豪傑

何不傾心投之以圖封侯建節不失家譜也壯士曰某懷此心久矣待公投見漢王決然肯顯那時統兵  
 破楚可暗從此地而來路僻且近使三秦不知漢兵從何而下也信大喜握壯士手曰此言不可輕泄於  
 人待我伐楚之時子可隨我建功以為鄉導不可失也壯士遂留信在家住宿當日母妻俱出草堂拜見  
 韓信見壯士如此忠誠亦將自己心事一告知遂相結拜為兄弟次日韓信拜辭便要起身壯士曰前邊是  
 孤雲兩脚山路遲甚險極有大蟲恐尊兄孤身難行小弟預備器械送尊兄過了寒溪便是南鄭地方小  
 弟纔好回來韓信拜謝不勞遠送壯士再三不肯遂分付母妻看守店房酒保照舊管待過往客人我送  
 尊兄過了寒溪便回當時收拾行李拏了一條長鎗帶了弓箭腰刀隨同韓信直望孤雲山來一路與信  
 說些兵法論些武藝一二日來到寒溪遠遠的望見南鄭壯士用手指道尊兄可從此處往南鄭去不遠  
 矣信下馬同壯士入著靠溪一個酒店裏相對坐下呼酒保擺下菜蔬斟酒與壯士飲信曰賢弟回家早  
 晚打聽我出褒中可急來相見壯士曰小弟到家專望塵蓋如有消息星夜前來迎接此行不難脫難得一異人幸哉韓  
 信大喜兩個又飲了幾杯壯士曰意要送尊兄到褒中但不曾與老母說知恐在家懸望只此拜辭尊兄  
 信不忍分手各洒淚相別壯士仍回太白嶺去韓信望南鄭來不知投見漢王如何舉用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韓信褒中見滕公

韓信辭壯士策馬入到南鄭風俗自是不同老者安閑少者負勞行人讓畔道不拾遺家家快樂處處笙  
 歌田野開闢桑麻茂盛韓信甚喜入著城來六街三市衣冠文物風景殊別天生方員有二百里一望平  
 川之地更無一尺山路卻尋個店房安歇下將行李收拾停當分付店家子細看守那店家道官人放心  
 我這漢中不比別處若路上失了物件亦無人敢拾去况店中行李豈有差失韓信出著店來徐步看那



漢中南有劍門之險中有棧道之阻前控六路後據大江為荆襄之襟喉是秦隴之要害民安物阜土厚風輕國人嘗云春有碧桃紅杏夏有蓮藕葵榴東籬菊綻如金南嶺梅開似雪美酒嘉魚香橙晚稻有石頂關有瀑布泉有盤雲塢有天漢樓有柱石堂有四照亭有峨眉山青城山錦屏山岷山有赤甲白鹽諸景不能盡看又信步來到一衙門前有扁云招賢館兩邊俱有榜文上寫一十三件事宜曉諭軍民人等知悉如一件熟曉兵法深知韜畧可為元戎者信屬是第二件饒勇過人斬將奪旗可為先鋒者三件武藝出眾才堪驅使可為散騎者四件諸曉天文善占風候可為贊畫者五件素知地理深通險易可為鄉導者六件心術公平為人正直可掌紀錄者七件機變精明動能料事可與議軍情者八件語言利便足能動人可為說客者九件精通算法毫釐不差可與掌書記者十件多讀詩書以備顧問可為博士者十一件素明醫學神聖功巧可為國手者十二件善能馳驟探聽機密可為細作者十三件掌管錢糧出入有經足可以給軍餽者凡人於十三件中曉一件者即赴招賢館報名聽候考驗果稱其實奏請重用立賢無方不拘貴賤盡心王事務期報効懋著功績不次超擢封侯拜相悉在此舉敬茲告示信看罷榜文便問居民掌管招賢者何人居民曰管招賢者乃滕公夏侯嬰也漢王封其人為汝陰侯為人好賢下士不拘小節信大喜暗思我若相府見蕭何以張良角書投獻是憑張良荐舉不見我胸中抱負我且將角書隱下先見滕公次見蕭何備將我平日所學慕白於外使他人知我可用奏知漢王然後卻獻出角書來方見我非碌碌因人成事者也古人曾說難進易退若進得容易終不得大用必須始初甚難次後人不較輕看遂寫了籍貫姓名來見滕公滕公看韓信一表非俗暗思此人亦曾聞其名原是楚臣如何不辭千里而來必有緣故便問賢士從何而來亦曾出任否信曰某楚臣也項王不能用因棄暗投明從咸陽而來滕公曰棧道燒絕山路甚險賢士如何便得到此信曰志圖報効不惜路遠攀藤攬葛緣山而來所

期有在遂忘勞苦滕公曰壯哉志也賢士曾看榜文果通何科愿求一科以觀其蘊信曰十三科皆知但此外一科未曾開出滕公曰那一科未曾開出信曰一件才兼文武學貫天人出將入相坐鎮中原奠安華夏百戰百勝取天下如反手堪為破楚元帥此內少一科也如欲下問信當以此為明公言之乃所優為耳若其為十三件不過一節之能未足以盡信之所知也滕公聽罷大驚急下階以手攜韓信上廳納頭便拜曰素聞賢士之名未曾識面今幸千里而來非獨一人之幸實天下社稷之幸也愿聞良策無吝珠玉信曰世之為將者徒知兵法而不能善用雖精熟孫吳日講韜畧亦不足取也必是知兵而善用然後為良將也昔宋國有善龜手藥能令人嚴冬大寒手不凍裂其家世世在河邊漂洗綿絮雖三冬冷月手不凍裂以此生意甚盛卻不傳於外人偶有二客經過願出銀一百兩買求此方其家商量終日漂洗不過暫得温飽如何積得許多銀養家不若將方傳與二客後二客得方至吳國適當越王興兵攻吳天氣正嚴寒吳兵畏寒不能舉二客獻策卻將龜手之藥塗於軍士手足之上吳兵不懼寒冷一戰勝越遂成大功不知者以為韓文知者以為莊子吳王大喜重賞二客均一龜手之藥也宋人用之止於漂絮二客用之足以破敵即如為將之道不獨能讀兵書須要善用兵法也公曰賢士以如此大才在楚不得大用者何也信曰昔百里奚在虞不能用而虞亡在秦能用而秦霸賢者未嘗無益於國惟在國君用與不用耳信在楚屢次上言楚終不能用後范增再三薦舉項王堅執不用我知項王決不能用也遂棄楚歸漢以圖報効滕公曰賢士在楚不用固不足以顯其才若今漢王用之賢士有何方畧乎信曰若漢王用我統傾國之師倡有名之舉東向伐楚先取三秦次收六國使項王去其羽翼范增困於籌策不數月而復咸陽如反手耳但恐明公不能舉漢王不能用也滕公曰賢士口出大言恐無實舉項王啞啞叱咤萬人皆廢三年之間縱橫天下自古武勇未有如項王者也賢士言如此容易不亦失於誇張乎信曰不然某冒險而來



跋涉千里倘無實見徒費頰舌以大言而欺人是狂妄而取咎也由漢人觀之以項王為不可及在某觀之曾嬰童之不若也何言武勇之貫于古今乎議論雄壯令公曰賢士言能如此曾讀韜畧乎信曰為將之才熟讀詩書深知成敗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無一事不知無一物不曉豈但讀韜畧乎滕公曰于館內架上取六韜三畧數冊使信背讀韓信從頭至尾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又取陰陽醫卜使信背讀韓信無一字不記又將各般兵器作何使用韓信備將兵器之根源作用之法則一一陳說無一般不知從早至午與信議論有千百言更無差錯滕公曰賢士真天下之奇士古今所罕有也即留管待又從容相款留中不知有多少學問愈叩愈不窮也滕公大喜曰我明日早朝奏知漢王決重用賢士信曰明公且未可奏知漢王乞引見蕭相國二公會約相同共力推薦庶漢王知重韓信得以大用也滕公曰賢士所見甚明今晚就與相國會約請賢士相見料相國決不敢輕也信辭滕公回店不題卻說滕公近晚遲來蕭何家相會備道韓信棄楚歸漢議論出眾問學淵海真天下奇士也何曰韓信某亦嘗聞其名此人素質賤釣于瀨下寄食漂母遇惡少叱辱甘受胯下一市人皆笑之後仗劍歸楚授以執戟即官亦未重用惟范增屢次薦舉項王不用想是因楚不用遂棄彼就此但恐漢王亦知其人不重用也滕公曰其人可惜未遇若果重用決可以建奇績料不負所舉也何曰明日可著來相見滕公辭蕭何歸宅不知如何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藏過角書自露一班於滕公之前此丈夫自見處

第三十六回 蕭相國深奇韓信

卻說次日滕公差人于店中請韓信往見蕭何蕭何住居丞相府門禁嚴肅堂階深遠先有伺候官報入府然後一門吏出來問了姓名達知丞相只見一掾吏出來請賢士進府相見韓信來到堂下即見蕭何

出簷下拉韓信入于堂裏不設坐相與立談何曰滕公深稱大學幸今相見信曰信在楚聞漢王聖明丞相賢達求士如渴卑禮折節不遠千里而來到此數日始見滕公昨與相接尚未傾倒今見丞相後即欲仍歸故里宜甘心泉石不屈志人下也何曰賢士未見囊錐脫穎何乃見貌變色耶信曰不遇錯節未當歎血豈可囊錐脫穎以自荐耶如自是自重何曰願聞賢士高論何當拱聽信曰昔齊王好鼓瑟晉有一賢士善鼓王再三延訪一日賢士至齊國王坐于堂上欲賢士鼓瑟賢士不悅王如不聞瑟臣豈敢登王之堂而見王于咫尺乎王如好瑟而樂聞之當焚香賜坐聽臣鼓瑟臣必盡心為王鼓之今王坐臣立如待僕隸臣何自賤而為王樂乎鼓瑟者尚羞立于王之側况丞相當吐哺握髮之時為國求賢之日欲聞治國之要而倨傲以接賢士此信所必欲去而不愿留于其國也蕭何聞信語即延之上坐而拜之曰何無知有失待賢之禮幸望恕罪恕罪信曰丞相求士實為國家某相見意欲傾心以圖報効非一人之私也蕭何乃拱手問信曰願賢士論天下之形勢決天下之安危明天下之治亂審天下之強弱然後天下可圖也信曰關中百二山河天府之國自古帝王為建都之地項王舍此不居而乃遷都于彭城此失天下之形勢也漢王雖左遷于褒中然養威蓄銳有虎豹在山之勢使智者以用其謀也不亦為得乎項王所向無敵天下諸侯畏其強而已然背叛之心藏于不測外若為安內有隱禍反不若漢之遠處偏方而得以收拾人心養賢及民諸侯不得侵擾之也項王弑義帝于江中大肆不道而荆襄湖南之民欲糾合討罪不日大亂作矣彼尚茫然不知而自以為強此匹夫之勇其何足以服天下之心乎漢王約法三章除秦苛法雖左遷南鄭而天下屬望肯舉兵東向百姓莫不引領來歸天下未有一人不應漢王為秦王也章邯等三人秦民恨入骨髓而項王乃封為三秦王以阻漢兵實為資敵國以利也我苟東向百姓皆為我戰矣三秦可傳檄定也此天下之形勢安危治亂強弱不待智者推論而可知也丞相又何憂焉何



曰據賢士之言楚可伐乎信曰當此之時項王東遷諸侯離叛百姓嗷嗷急欲思主三秦不為嚴備漢兵正當可舉之日也大勢已定失此機會而不東征使齊魏燕趙或有智者一言舉兵而西先取咸陽次取三秦阻其要害漢兵雖老死不得出襄中矣蕭何見韓信說到此處乃前席附耳曰前日棧道已燒絕漢兵急難舉行奈何信笑曰丞相何乃欺人若是耶前日燒絕棧道必是智者與丞相計議停當另有別路可通漢兵然後燒絕耳此不過使楚無西向之意漢王絕東歸之心此但可以瞞項王耳若智者看破不可欺也語蕭何見韓信此言實切心肺不覺笑容滿面離席下拜曰蕭何自入襄中來再無人論至此今聞賢士之言如醉方醒使我胃中痛快不能舍也連叫左右備馬與賢士同私宅少坐先差人預備酒席蕭何同信到宅各分賓主而坐設酒相款因論為將之道夫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之安危所係其大且重也可得而聞乎信曰將有五才十過所謂五才者智仁信勇忠也智則不可亂仁則能愛人信則不失期勇則不可犯忠則不二心也為將而有此五才然後可以為將矣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會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殺者有智而不心怯者有信而妄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謀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將有此十過則不足以為將矣故善將兵者具五才去十過攻無不破戰無不勝謀無不成可以無敵于天下矣何曰今之為將者何如信曰今之為將者或有勇而無謀或有謀而無勇或恃己之能而不能容眾或外温恭而內慢易或矜貴位而惡卑賤或性驕傲而恥下問或揚己之長掩人之善或藏己之過彰人之非此皆為將之弊而今皆蹈之所以不善為將也何曰若賢士為將則何如信曰若信為將非敢自為誇張實出古兵法但人不能知耳用之以文齊之以武守之以靜發之以動兵之未出也如山岳兵之既出也如江河變化如天地號令如雷霆賞罰如四時運籌如鬼神亡而能存死而能生弱而能強柔而能剛危而能安禍而能福機變不測決勝千里自天

之上由地之下無所不知自內而外自外而內無有或違十萬之眾百萬之多無有不辨或晝而夜或夜而晝無有不兼範圍曲成各極其妙然猶洞達古今精明易學定安險之理決勝負之機神運用之權藏不窮之智奇正相生陰陽終始然後仁以容之禮以立之勇以裁之信以成之如此則成湯之伊尹武丁之傅說渭水之子牙燕山之樂毅皆我之師也此乃信為將之道養之素日不敢不實告也何見信議論如長江大河一瀉萬里心其奇之因思漢王有福感此豪傑來投破楚元帥舍韓信再無有過此人者也稱贊不已遂留信私宅安歇分付家僮二人朝夕伺候答應韓信從此在蕭何家居住卻將張良角書藏在身邊不肯取出沒本事的有了書看恨不得急進那肯藏在身邊可見有真本事的正不以假書贗為重只欲憑自己學問在蕭何膝公處施展其心只要待臨期舉用之際方將角書獻出可見古人求進之難有如此不似今人未遇求之切既用退之難也即今韓信既有張良角書尚不取出只憑自己本事所以後來拜將封王天下安危係于信一人豈偶然哉後史官有詩曰 一自相逢契合深談兵論將更知音若非相國勤三荐漢傑高名豈到今 蕭何自得韓信喜而不寐又思張良曾有角書合同必須尋一個破楚大元帥連角書一同荐來今日看這個韓信正是破楚元帥卻錯過不荐來想是張良未曾相遇我明日早朝同滕公極力荐舉更不知漢王用否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 只相公何乃欺人一句便足攝伏蕭何

第三十七回 韓信為治粟都尉

次日蕭何會滕公赴早朝畢二人出班奏曰臣等于招賢館得一賢士韜略精通識見高遠堪為破楚元帥乞大王重用漢王曰賢士何處人曾出仕否愿說姓名朕當錄用蕭何等奏曰此人乃滎陰人姓韓名信曾為楚執戟郎官屢上策于霸王不用因棄楚歸漢不遠千里而來昨叩其所蘊雖伊尹子牙孫吳穰



首亦不能過也漢王笑曰此人我在沛縣時亦曾聞他受辱胯下乞食漂母一鄉人輕賤之丞相若舉此人為將三軍不服諸侯恥笑項羽聞之決以我為警目人也漢王重資格蕭何曰古之大將多出自寒微豈可以門戶而論人耶伊尹莘野匹夫太公渭水釣叟寧戚為抱車豎子管仲為檻車囚夫後來施用作為皆成大事韓信雖出微賤而胷中所學為天下奇士若捨而不用使彼投于他國是棄連城之璧碎和氏之寶也愿王聽微臣之諫急用韓信項羽可滅咸陽可復如負所舉治臣等之罪漢王曰既卿等舉荐可召韓信來相見蕭何傳命著禁門大使召新來韓信入內朝見漢王王問曰汝千里而來未見才能似難大用即今倉廩缺我且進內看漢王如何待我韓信入內朝見漢王王問曰汝千里而來未見才能似難大用即今倉廩缺官管理陞汝為連殿官試看盡職如何韓信即謝恩略無愠色蕭何勝公甚是不安韓信退到倉所查點斗級人等驗看倉廩估計糧數取算子一把照米堆多寡開除一算臺釐不差在倉斗級老人見信查算明白拜伏在地曰自來管倉大人未有如賢公精明神算也信笑曰量此特一僕隸之事耳何足以盡吾哉蕭何密差人打聽見信如此算法遂請來相見曰某欲舉公為元戎漢王恐賢士不能勝此重任特以小官試看盡職如何適見賢公到倉估計米堆一算無遺不知何法便能知此大數信曰籌有小九之數有大九之數若能精通算法雖四海九州亦不出此算法况倉廩米數乎昔伏羲畫卦雖六十四卦引伸觸類千變萬化天地間數目皆不出此矣信以此術動蕭何蕭何嘆嘆不已韓信又曰倉廩米糧日久貫朽當出陳易新以濟民用公私兩便此亦宰相之事也丞相此時正當舉行蕭何聞說謝曰賢士之言極合時宜明日奏知漢王決遵教施行韓信辭何到倉即令斗級隨倉四名宿歇看守仍著地方倉墻週迴關防小心風火判押批封各得周悉蕭何訪知心下甚喜一連數日漢王不朝蕭何具小啟付豎官入內漢王傳命連日思欲東向未有良策因未出朝見明日當相見也次日蕭何率百官早朝畢漢王退至便殿

召蕭何等入內議事王曰朕在此久住思欲東向未有良策奈何蕭何曰東向非難必得一破楚元帥方可舉行王曰朕所患者正謂此耳蕭何曰王不必多思只重用韓信大事定矣王曰韓信貧賤時資身尚無長策欲當此大任而與項王相敵耶何卻將信算法并易新之說啟奏漢王王曰此一節之能耳何曰觀此一節足知其餘韓信真將才也不可錯過漢王曰既如此且將韓信加陞治粟都尉近臣傳命出韓信歡然領受隨將舊管文書查看一遍以大小用何所不得何為新收之數何謂舊管之數何為開除之數何為實在之數各有簿籍較量斛斗出入有經收放有法平昔都尉到任者各項在倉人等有進見之禮都尉若受遂為眾人所挾放糧之際任他開除關納之民多生怨心韓信到任後即出告示先將積年在倉作弊之人盡數查革即選殷實正身應當釐釐不與私通收放之時均平公道納糧之際再不使錢支糧之人斛斗滿足半月之間百姓稱快情愿爭相交納再無稽遲留連之弊眾人曰今日得此賢明大人在上我等急急納糧省多少盤費一月之間倉廩充足門禁肅清眾百姓聚幾人為頭的到丞相府連名保韓信曰我等往日費錢又受許多辱罵納糧的稽遲半年不得上納支糧的等候日久不得開支今得這箇韓大人來我等省了許多煩惱今聞丞相又要陞轉他別處去望丞相且留他在倉掌管二三年我等無窮之賜也何笑曰韓大人他是个大材今卻小用了他况治粟之官豈足以盡其能哉眾人又苦苦哀告何曰汝等且回去容吾商議再作區處眾人出府蕭何暗思韓信非等閒人可大可小無在不可我須極力保舉次日蕭何入內見漢王早朝禮畢漢王宣何上殿曰朕近日夢想多凶險又思父母家眷在彭城何日得相見鬱鬱乎此非久居之地也何奏曰昔齊景公畋獵回語晏子曰寡人每夢不祥于心不快晏子曰夢之不祥請言之景公曰我上山見虎入澤見蛇者何也晏子曰山為虎所居澤為蛇所藏何為不祥今國有三不祥未審我王知否景公曰吾不知也晏子曰國有賢士而不知一不祥也知之而不能二不



祥也用之而不擢之以重任三不祥也今王夢想凶險是有賢士而不能用之故也臣恐項王從范增之計舉兵而西王將何人以禦之此臣日夜之憂也王曰國中有賢朕豈有不重用之理自我到褒中許多時何嘗有賢而不用耶何曰見今有一大賢而王不用是遺目前之見而乃遠有所思不亦誤乎王曰大賢安在丞相當言之朕即擢用也何曰臣欲荐舉又恐我王嫌門戶之寒微鄙出身之卑賤徒舉而不用反失賢士之心則四方雖有豪傑不欲為王用也王曰卿不必多言即將賢士名姓報知何近王前叩首曰舉國賢士惟淮陰韓信也王曰前卿二次荐舉已加封為治粟都尉矣豈謂不能用耶何曰治粟都尉不足以盡韓信之才能必拜封大元帥之職然後可以留韓信也不然信必他去矣王曰爵不可以濫加祿不可以輕與韓信月餘之間朕二次封賞若今未見寸尺之功遂加元戎之職使從我豐沛將士皆怨我賞罰不當而退有后言也何曰自古聖帝明主之用人也隨材致用因人授職臣觀韓信乃棟梁大材王今小之此臣所以屢次為王言也若豐沛將士雖多勞苦皆非信之儔王豈可以此較彼而失輕重也王曰姑從丞相之言且著韓信少緩數月待張良或有舉來賢士堪為元戎者朕當重用不負昔日角書之約若張良未有保舉那時卻用韓信亦不為遲也蕭何不得已回府又請韓信相敘因問如何可以下秦如何可以出棧道如何可以伐楚如何可以收六國信避席正言曰吾以丞相素知兵法即此言觀之蓋不知也兵家相機而動隨時通變不可先傳不可遙度如水流而制形因戰而知勝鬼神不可測其妙父子不可違其指臨事之際自有妙算丞相豈可下問而欲聞其說乎何大喜愈加敬重信辭回公館一連數日不見動靜信尋思若今不激著蕭何恐漢王不知重眾人亦不欽服縱將角書投獻亦不足以制服百官遂生一計分付門吏預備快馬我明日五更要遠行門吏依命預備快走馬匹韓信即將原來行李拴束停當依前匹馬出東門長行左右知信已去徑來丞相府報事蕭何方回朝聞人說韓信出東門而行大驚曰若信去我輩老死褒中矣不知韓信投何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宰天下猶是肉而况治粟乎

第三十八回 蕭何月夜追韓信

卻說蕭何聞知韓信去了急到公館聞左右眾人曰昨晚分付備馬今早欲遠行我等不敢不從不意一夜拴束行李停當壁間留詩一首今五更時啟行從東門而出不知何往我等曾蒙丞相分付但韓大人或出外或有甚言語教我等一一報知今夜遠行不敢不報蕭何到壁看詩乃是短歌一篇歌曰 日未明兮小星競光運未遇兮才能晦藏霜露蹇滯兮身寄殊鄉龍泉埋沒兮若鈍無鋼芝生幽谷兮誰為與採蘭長深林兮孰含其香何得美人兮慮從與遊同心斷金兮為鳳為鸞 蕭何見歌跌脚曰屢次薦舉漢王不用直被他走了若不追回使我終日不能安枕矣隨呼從者五六人各備驛馬不脫朝服不奏知漢王帶領從人急急追趕到東門上問守門官兵爾曾見一將軍騎銀鬃馬背劍走出門去否門官答曰方五更方開門見此人徑過東門去了今將五十里遠矣何聽罷急策馬追趕來到一村詢問鄉民曰爾曾見一將軍過去否鄉民曰今早有一人騎銀鬃馬背劍自東而來今將五六十里矣何出朝尚未用飯就追趕來此時腹中飢餓下馬到一村落用飯畢即上馬追趕漸漸天晚有一輪明月月初出蕭何乘著月色來到漢溪河邊此時正當七月初間夜靜江寒深山路險秋水新漲馬不能渡遠遠的見一人匹馬沿溪尋渡蕭何大喜此必信也遂令從人趕上蕭何高聲叫曰韓將軍何絕人之甚耶相處數月一旦不辭而去于心獨能忍乎遂著從人扯著馬轡各相違拘之際後邊又一匹馬急趨而來乃滕公夏侯嬰也蕭何甚喜問曰公何亦來追耶嬰曰某方朝回有倉大使來報韓將軍匹馬走東門吾料賢士因漢王未曾大用欲投他國去某遂急趨而來適遇丞相亦來追趕足見丞相薦賢為國之心不辭山險不恤勞苦夜



深至此真宰相也韓信見蕭公勝公如此殷勤懇切極盡忠愛遂歎曰二公可謂真純臣也世之為相者或嫉賢妬能獨擅威權大開私門舉枉錯直好諛喜佞偏執已見誰肯犯顏苦諫極力舉賢忠心為國屈己下士也如二公世亦罕有足知漢業當興生此賢相如信匪才敢不傾心從命愿為門下士即蕭何夏侯嬰當月明之下握信手告曰古人云士遇知己者死吾二人深知賢士為伊呂之儔管樂之匹足可以伐秦破楚必矣但漢王以賢士平日門戶寒微而未深知其賢也賢士且少耐一時吾二人願以身家竭力保舉如漢王仍前不重用吾必棄官回鄉不欲久困于楚中也二公言韓信聞此言遂拜謝挽轡而回暫且在蕭何家住居不題卻說漢王早朝周勃等啟奏曰關東諸侯因歌謳思歸亡去者有十數人丞相蕭何亦不辭而去今兩日矣漢王大驚且怒曰蕭何從自豐沛起義一時未嘗相離諸將去者或糾聚而來或中途相從今日之去亦不足怪蕭何與我分雖君臣實同父子何乃亦舍我而去耶漢王獨不思漢王起坐不安飲食俱廢方到宮中又出便殿心內躁急如失左右手正思議間只見禁門大使來報曰蕭丞相勝公回矣漢王一見且喜且怒大罵曰賢子從我數年未嘗一日相舍近日諸將多皆亡去爾如何亦去耶何曰臣等受王知遇之恩為一國丞相之職王何負于臣臣乃亡去耶臣今去二日者連夜追趕亡去之人欲為我王東歸之計以圖恢復關中坐取天下也王曰追亡去者何人也何曰追亡去者韓信也王又笑罵曰諸將亡者皆不追卻言追韓信者詐也蕭何曰諸將易得至如韓信國士無雙王如常王漢中不欲東歸隨韓信去與不去不足以為輕重王不必用也如欲與項羽爭衡東向而圖天下非韓信不足與議也今王若不用韓信臣免冠解服納與我王願歸田里免使他日為項羽所虜也夏侯嬰亦奏曰蕭何所言實為國家非為信忠心報主王當知重也王曰卿等只聞他議論見他有一節之能便以為可用朕恐為將之道所係甚重國家之安危三軍之存亡仰賴于一人若一時輕聽用他為將卻將三十萬

兵馬付他統理七十員將官聽他約束倘依丞相言三秦可下項羽可破深得今日薦舉之功如或能言而不能行資談有餘臨事不足非獨我等受虜三十萬生命死于無辜丞相一時悔之何及朕之所以不敢輕用韓信者此也朕聞韓信親死不能治葬無謀也寄居亭長乞食漂母無能也受辱胯下鄉人賤之無勇也事楚三年官止執戟無用也古人云有諸中必形諸外若有徵驗方可取信如聞空言恐難憑據相國當熟思之漢王憤事矣未許其知人也何曰據王之言似為確論以臣所見恐或未然孔子遭困陳蔡非無能也匡人圍之非無勇也卒老于行非無用也今日之韓信受辱乞食乃君子不得時也官止執戟乃未遇其主也臣與信言洞見肺腑真有用之良材天下之奇士決非徒資口談耳臣待輔佐職在求賢今見賢不能舉舉賢不能用臣所以晝夜不安冒死為王言也王曰今日色將晡矣卿且回明日早朝與卿等會議蕭何勝公退朝復來與信相見備言漢王明日會議拜公為將信曰漢王恐尚猶豫或二公空勞心耳何曰漢王若不用公我等決棄官而去不敢欺也須臾勝公辭回宅韓信因思蕭何如此為國求賢漢王累次不重用蓋因我家貧賤以至不肯重用雖然動念偶成小詩詩曰 趙括為秦將曾聞讀父書世家循閱閱門第笑寒儒虎笑爭羣兔龍藏見小魚風雲未遭際經濟隱郊墟聖主空前席元臣遠慮據嗟予精力蹇懷抱未曾舒何日推輪轂絲綸釣罷漁三秦傳檄定羣寇指揮除破楚清寰宇銘勳首獨居 詩罷方欲就寢只見人報說丞相出見賢士信整衣迎入書齋信曰公此時尚未寢乎何曰國事係心豈能安枕蕭何也不因思賢士在楚范增極能知人當時必曾薦舉賢士必有良策一向未聞論及信曰在楚范增極能安寢乎能安寢乎因思賢士在楚范增極能知人當時必曾薦舉賢士必有良策一向未聞論及信曰在楚范增極為極已屢次薦舉霸王不聽後聞燒絕棧道某曾有表上諫信遂將表文從頭念訖一遍蕭何聽罷驚訝曰若使項王依公此奏我等終身不出楚中西楚天下如磐石固矣信曰楚王不用其言此時某尚無背楚之意後范增被陳平左使赴彭城臨行之時奏三事第一件不可放漢王入褒中第二件不可離咸陽



第三件當重用韓信如不用殺之某知項王決不能用恐終被范增謀害是以背楚歸漢無他意也公夜深復興此問必是靜中想起恐某為范增心腹又見昨日匹馬逃回恐打聽中虛實傳報范增所以乃有此問公晝夜為國竭盡心力既有疑心某今有一物與公拆看管教漢王剖析羣疑免勞相國極言苦諫蕭何便問有何妙物乞賜一觀以決衷曲那韓信取出此物來未知蕭何看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假令蕭何不追韓信此去將遊說六國乎將自興一邦乎抑老死淮陰乎嘻信料必追故暫亡耳豈真亡乎

第三十九回

會角書築壇拜將

卻說韓信遂于書囊中取出張良角書來遞與蕭何拆看燈光之下何見角書知是張良原會約合同驚駭不已遂拜伏于地曰賢公許久在此如何不肯發出使我終日苦諫費盡心力漢王若見此書真得連城拱壁再無疑矣信曰某少貧賤恐初來投漢未見寸長丞相決不見信所以將子房角書暫隱未發待公極力舉荐小子少露愚衷今已心志相投然後却將角書奉覽公之心始釋然矣蕭何又拜曰賢公真天下豪傑所見自與尋常不同某愈當知重不可舍也相辭各就寢次日蕭何笑容滿面將角書進朝會滕公說知此事滕公亦歡喜不盡同見漢王將張良角書捧上漢王接書觀看大驚曰韓信既有角書緣何一向不肯發出蕭何備將韓信前情奏知漢王喜曰卿屢次荐舉未敢准信不意張子房亦有角書荐舉天下豪傑所見略同可見韓信實有大才朕所見闇昧久違卿忠愛之意朕今日始知過矣可將韓信即今拜為將以副荐舉之意何曰臣荐賢為國非一己之私也今據張良角書王始知臣真有所見非濫舉也但今拜信為將恐信終不留也王曰拜將恐輕韓信乃拜信為大將軍加封爵信可以留矣何曰若拜為大將信則可留但又不知如何行拜將之禮王曰召來面加封拜可也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

如呼小兒在王以封拜為重若以臣觀之韓信仍復去矣王曰必如何而後可何曰王如拜信為大將必擇日齋戒設壇祭告天地如黃帝之拜風后武王之拜呂望然後言拜將之禮王曰准如卿之議何謝恩

回到宅見信具言漢王行築壇拜將之禮信拜謝旬日內何畫成築壇拜將圖本上進漢王觀看圖本曰壇高三丈象三才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壇之中列二十五人各穿黃衣手執黃幡豹尾鈇鉞等件

按中央戊己土以為勾陳之象壇東列二十五人各穿青服手執青旗按東方甲乙木以為青龍之狀壇西列二十五人各穿白服手執白旗按西方庚辛金以為白虎之狀壇南列二十五人各穿紅服手執紅旗按南方丙丁火以為朱雀之狀壇北列二十五人各穿黑服手執黑旗按北方壬癸水以為玄武之狀

壇有三層各具祭器祝文週圍執雜色旗者三百六十五人按三百六十五度雜旗之外立七十二人皆長大壯士各執劍戟按七十二候壇之前從北而南左右列文武將臣中間築黃土甬道直至壇下四邊

立四面鎮靜牌每牌之下用一員牙將立二十名甲士如有喧嘩失隊伍者即時擒拿以軍法斬首又用一員上將御車出西門十里為壇所拜將之時甚是雄壯漢王看罷圖本大喜隨命灌嬰督工管理限一月內通要

完備後史官有詩曰南鄉城西築將台風雲龍虎四門開香生滿路衣冠引紫氣當天御仗來十萬貔貅皆拱護三千甲士更崔嵬君王何事親推轂為愛英雄有大才灌嬰即領軍士于城西起築壇場諸

色人等各依次預備不題當時蕭何舉荐韓信一向通未揚言于外此外人亦不知及見起築壇場人

人自以為必得大將疑議不定有樊噲曰我與漢王起兵豐沛遂得關中救駕鴻門隨軍入漢社稷之臣

共同甘苦者也今日築壇拜將惟我足以當之眾人曰一向聞蕭相國舉薦大將但不知是何人若以起

初功臣論之唯樊噲周勃滕公數人而已料不出諸公之外也只見灌嬰來奏漢王壇場修築已畢陛下可選擇吉日拜將王曰宣蕭何來計議何曰吉日已擇定各項人等俱已派就一二日請王宿齋宮戒今



百官曉諭百姓肅清御路伺候拜將各衙門不判押不動刑不宰牲不飲酒不茹葷漢王同文武百官齋戒三日君臣各齋戒重其事也至期漢王駕起前至相國府傳命捧韓信上車推轉輪轂徑出西門兩邊旗幡映日金鼓震天文臣峨冠博帶列左而行武將頂盔擐甲隨右而進征塵不起香霧滿街動萬姓之美觀喜千載之盛舉也初時諸將聞築壇拜將盡皆以為得大將及見漢王駕至相國府拜大將者乃淮陰韓信也一軍皆驚當有舞陽侯樊噲隨漢王駕後行與周勃等言曰我等萬苦千辛隨主上到此今已三年矣如何反聽餓夫節制大丈夫豈可甘受其屈而不伸言以表其心哉急下馬近漢王駕前叩首大呼曰請王車駕暫且少停臣有一言上告韓信乃淮陰餓夫乞食漂母受辱胯下在楚為執戟郎棄楚歸漢空釣唇舌未見有尺寸之功王今屈駕捧轂拜為大將使項王聞之決然恥笑天下諸侯以為我漢中無人卻用這等餓夫不待對敵交兵人已知其虛實矣阻三軍踴躍之心長敵人敢戰之氣三秦決不能下強楚決不能破觀此非細事也陛下當熟思之漢王聽樊噲之言在軍中猶豫不言此韓蕭何大踏步近前叱之曰不可不可爾樊噲等如遇衝鋒破敵則可用汝出力若是運籌決策百戰百勝鬼神不可測彼我不能知非韓將軍不足以當之爾等只可聽其指揮耳豈敢輕發此言以亂軍心耶我今謬居相國存舉大將事已定矣爾在王前恃其微功出位妄言不遵軍法愿陛下當即擒擊隨車駕後待拜將畢斬首以正國法滕公亦奏曰陛下號令已出眾當遵守樊噲卻乃駕前妄言若使人人效尤陛下何以東征韓元帥何以行法不可惜樊噲一人而壞國家大事漢王聞言亦怒遂將樊噲擒擊隨車駕後聽候決斷不題卻說漢王同韓信並百官至壇所漢王先到齋宮盥手畢傳旨文武百官各執事人員照原派禮儀各就位行禮如有喧嘩失儀者定以軍法從事諸文武將士俱肅靜拱聽行禮只見三聲砲响一路香風引禮官導引韓信上第一層壇有汝陰侯夏侯嬰向西韓信北向太史官讀祝曰 大漢元年仲秋戊寅朔丙子日

癸中漢王遣汝陰侯夏侯嬰敢昭告于五岳四瀆名山大川之神曰嗚呼天生眾庶俾牧司之牧司不善厥罪於誰呂政暴虐荼毒黔黎位嗣項籍子類不遺弒君阮卒大逆罔辭臣邦不忍特建義旗拜信為將救民立基維神其鑒茲在茲尚享 太史讀罷祝文夏侯嬰捧弓矢曰漢王有命用錫弓矢俾專征伐韓信跪而受之授與左右牙將左執弓右執矢韓信中立引禮官復引韓信上第二層壇相國蕭何西向韓信北向太史官讀祝文曰 大漢元年仲秋戊寅朔丙子日漢王遣相國蕭何敢昭告于日月星辰雷雨歷代聖帝明王之神曰惟神知興衰識成敗達治亂明去取數雖有定而歸則在德故強秦暴虐神絕其祀項籍兇狠天豈冥祐生民塗炭地土荒殘為人上者欲解倒懸之厄須仗希世之才職專征伐莫如韓信仰賴神祇聖鑒啟迪輔翼吐納風雲嘯咈變化拯救下民匡扶帝業竭誠惟享昭格于斯尚享 太史官讀罷祝文蕭何捧鈇鉞曰漢王有命賜將軍鈇鉞自今以後奉天征討誅此無道為民除害為天下造福將軍任勛之哉韓信跪受鈇鉞復令左右執捧而行禮官復引韓信上第三層壇漢王北向而拜討賊捧龍章鳳篆歌中 和之曲奏八音之章樂聲嘒嘒動徹上下樂畢太史讀祝文曰 大漢元年仲秋戊寅朔丙子日褒州漢中王劉邦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后土神祇曰臣邦仰賴天地之德百神之威肅清海宇鎮撫萬姓為國求賢禮教三菴故古人云雖強兵若無智將安得坐收人心風行八表也故是以拜韓信為大將專茲征討之權實為生民之計蕩天下之妖氛扶乾坤之正氣傲黃帝拜風后顛顛用武告卒拜祝融大舜拜皋陶殷湯拜伊尹周武拜呂望自古國亂凌夷無不拜將興師以伐不道今項籍乃亡秦之續橫暴西楚乘鷓鴣張之勢踴崩壞之餘大肆兇惡恣意狂悖背約為王弒君獨霸劫篡取財開宮戀女屠戮咸陽而百里火飛焚燒阿房而萬民恐怖真為強橫實乃獨夫天厭神怒死有餘辜臣邦欲建義旗拜信為將假弓矢以定四方執鈇鉞而專征伐有鬼神不測之機抱滄海難度之志國士無雙人中豪傑



用以為將允乎公議自天申之保佑命之尚享 太史官讀罷祝文漢王行禮畢乃拜信為破楚大將軍  
漢王西面而立韓信北面而立漢王親捧虎符玉節金印寶劍授與韓信曰從此上至于天下至于淵盡  
從將軍節制若見其虛則搗其營則止勿以三軍為眾而輕為勢勿以授命為重而為必死勿以身貴而  
殘人勿以獨謀而違眾勿以強辨而自飾與士卒同甘苦與三軍同寒暑如此則士庶親上死長罔有不  
竭力者矣將軍其欽承之韓信受命畢漢王面南坐韓信拜謝跪而奏曰臣聞國不可從外而治軍不可  
從中而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鈇鉞之威臣敢不益竭駑駘以報陛下知遇  
之恩哉漢王大喜因復謂信曰丞相數言將軍之能不知將軍將何策以教寡人信拜謝問王曰大王今  
東向爭衡天下豈非與項王為敵耶王曰然信又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  
信曰臣亦以為大王不如也此語足以安漢王之志然臣嘗事項王請以為人與大王言之項王喑啞叱咤千人  
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慈愛恭敬言語嘔嘔人有疾病輒涕泣分食至使人  
有功當封爵者印刳敵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制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放  
弑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  
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興起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  
又欺其眾降諸侯及項王坑秦卒二十萬惟有章邯司馬欣董翳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強楚以  
威乃王此三人于秦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苛法秦民莫不欲王為秦王者今大王舉兵  
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聞信語喜曰恨得將軍之晚也于是聽其計與信下壇回朝次日百官賀  
王得大將各朝賀畢不知韓信如何伐楚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漢王既信蕭何不必復疑韓信不必復待張良

第四十回 蕭何議罪釋樊噲

卻說百官行賀畢武士押樊噲于朝門外聽旨發落漢王曰樊噲雖朕親戚之臣倚恃功高沖突儀仗阻  
駕妄言通無人臣之禮昨已擒拏即當處置以警三軍蕭何近前附王耳曰樊噲法雖當誅然噲有大功  
不可誅况信初拜大將即誅有功之人于軍不利但恐樊噲心實不服韓信軍法決難行矣王當傳旨明  
正樊噲之罪容臣等會議奏請聖斷庶國法不廢韓信之威令可以管束眾將也妙相國王曰善于是下  
詔曰 朕拜韓信為大將據蕭何之三荐會張良之角書稽其抱負聽其議論知其為有用之真才也命  
其職專闢外東征伐楚允協輿情實合公議當登壇行禮之際前道蕭清已傳嚴令乃有樊噲獨恃功高  
恣肆狂悖抗違國法略無忌憚一人作倡眾志罔定矯惑軍心有乖大體下詔爾相國蕭何等從公會議  
定當功難掩罪法宜當誅懲此一人以彰紀律故茲詔命爾等知悉 蕭何等捧詔出早有人報知樊噲  
樊噲聞知大驚自知差錯便請一班武臣周勃等計議我一時見錯觸犯禁令漢王下詔議罪公等為我  
與相國一講看鴻門之功亦當饒免周勃曰主上拜將實為天下國家非一人之私也昨聞韓信議論真  
大將之才也將軍故敢抗拒似太無大令詔下問罪料相國決有主意我等央浼丞相相亦無事公宜放  
心况主上念將軍之功豈有誅戮之理眾人隨到相國府哀告蕭何備說樊噲乃立國功臣鴻門救駕雖  
一時犯禁亦無大惡丞相若不解救恐失人心何曰主上困處褒中終日思求大將今得韓信誠為國家  
之大幸諸公亦得東歸矣好相國言如金石令人傾聽樊噲無知乃出此狂言以致主上動怒觀詔書下頒恐難救援但  
念樊將軍往日大功又是我等同時豐沛起義之臣我不出力何人解救著樊將軍放心我自自有公議眾  
人拜謝出府蕭何與酈生草檄辭上奏曰 大漢丞相蕭何等議得樊噲所犯罪過君命下頒已有明  
禁戎事重務令不可犯樊噲肆行鹵莽唐突儀從言多亂紀矯惑軍心國法攸歸罪當刑戮但念豐沛元



動鴻門護從姑擬寬宥以昭庶績如再違犯斧鉞難免請自聖裁故議 漢王覽所議隨傳旨樊噲恃功  
 狂悖似難寬宥下議有辨姑從所擬仍令帶罪進征聽軍門節制轉行元帥府收錄近臣傳旨釋放樊噲  
 轉行元帥麾下伺候會聞命隨謝恩畢引見韓信信曰建功臣子之職分守義臣子之大節爾雖有功豈  
 可自恃幸王寬恩赦汝重罪愿自是之後宜用心加勉早建奇績垂名金石與國咸休豈不美哉汝宜盡  
 心報國某決不忌嫉也後來殿封王 噲聞言拜謝隨進內謝恩漢王呼噲近前諭之曰汝自從寡人豐沛起  
 義累建大功于心終不能忘正當謙恭謹慎比眾猶當加勉以永保君臣之好况汝識見不如張良知人  
 不如蕭何他既屢次薦舉韓信想必是奇才那時爾無一言諫正及寡人昨車駕已出卿乃阻車狂言  
 甚夫人臣之禮若非蕭何公議或我一時動怒將汝誅戮枉費數年之勤勞遂一旦而死豈不大為可惜  
 既絕親戚之情又傷君臣之義卿乃半塗而廢使我終身不安卿何不智之甚耶漢王言至于此不覺淚  
 下樊噲亦泣曰臣一時見錯悔之無及臣此後盡心報國以仰答陛下知遇之恩也漢王撫恤不已噲辭  
 王出內來見蕭何曰若非丞相解救之功樊噲如何得免誅戮之刑何曰將軍裂土封王指日可望正宜  
 盡心供職何必區區較論彼此甚非大臣之體詞亦會深謝蕭何之言後史官有詩曰 一罪三規正朝  
 廷法自公蕭何嚴禁律韓信立奇功顛倒牢籠內馳驅變化中項王空霸楚指日下關東 不說樊噲自  
 此聽韓信節制卻說韓信授破楚大元帥之職未及操演三軍先一日上表謝恩表曰 大漢元年秋七  
 月日破楚大將軍韓信上言伏以觀時制變仰聖德之宏規入蜀不實明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  
 從東征之宜大略方敷輿情胥悅竊謂項籍乃秦國之餘孽為楚地之獨夫左遷諸侯放裁義帝謀僭天  
 位而都彭城擅假大權而號西楚誅子嬰于軹道坑降卒于新安大失人心陰招天怒慙生聖智之主弘  
 開烜赫之師仗義正名除殘去暴實將救民于水火用圖解厄于倒懸軍會壺漿倒戈卸甲三秦可傳檄

而定六國當不戰而收一統封疆萬年王業恭惟陛下大德寬仁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一怒安  
 民效文王之大勇三軍用命為湯后之東征強楚莫我敢當叛秦孰能為敵執玉帛者招徠萬國舞干羽  
 者歡動兩階長治久安有見于今日定危平亂舉措于目前臣信忝居將閫無補報于涓埃佩服王言實  
 有慙于軍務仰託天威于咫尺愿善全勝之謀猷合廟算于須臾實得不傳之秘巨魁獻首元惡力擒敢  
 雪左遷之仇用復先王之約臣不勝激切惓惓之至謹表上謝以聞 漢王看罷表文大喜謂信曰覽卿  
 所奏足見為國至意但不知東征之舉何以興師信曰項羽遷都彭城久未西顧諸侯散處各國俱無預  
 備當此之時正好出師伏愿陛下早賜命駕臣演定人馬即日隨駕啟行漢王曰都依卿所奏封樊噲為  
 先鋒曹參為軍正殷蓋為監軍預備大駕親征不題卻說韓信出朝來到教軍場先將人馬大略看了一  
 遍見軍伍欠嚴整士卒欠齊備將佐雖有百員不知陣法不諳進退營盤雖有數座未得向背未見生旺  
 隨即請酈食其到營所計議曰此等人馬此等營陣不過防守城池用于無事之時可也若臨陣施用將  
 不知兵兵不知將隊伍如何排列陣勢如何調度奇正如何相生動靜如何起伏恐遇大敵決難支對今  
 與先生商議可領能書者四十人將某平日所集隊伍之數調度之法營陣方向出入紀律通在此書連  
 夜一條一段寫成二十本每本命一知書將官照此書中所行隊伍陣法一一教演齊備限半月內通要  
 完整我卻先將一隊人馬教他如何是入隊如何是出隊如何是行營如何是安營如何是對敵如何是  
 推敵如何是埋伏如何是攻擊隨其變化各有條理卻教各隊一一照此操演不須一月之間人馬決與  
 今日不同矣那時東征方可施用庶足以取勝耳酈生拜伏曰將軍神機妙算人不可及也于是酈生領  
 原本選人抄寫不知如何調用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將樊噲收放處足見相國妙有斡旋



卻說酈生領所集原本命四十人星夜抄寫二日內完備信復入朝將前事奏知漢王漢王大喜曰寡人兵微將寡全仗將軍調度于是信來到教場將人馬命諸將照此一一訓練其中有違令不率教者先以軍法斬一二人懸頭示眾滿營軍士肅然知警無有不聽教者操演二十餘日各隊俱齊備與前煥然不同矣韓將軍自韓信然後教立中軍排列隊伍開寫條件擇日請漢王車駕到教場省諭三軍觀看營陣一日漢王車駕同百官來到教場觀看營陣隊伍與前迥然不同也韓信具甲胄至王前侍立不拜乃曰臣甲胄在身未敢行禮隨取手冊一本捧上請陛下聖覽上面皆是曉諭將士之言命一善開讀者高聲朗誦曰 西楚霸王項籍上違天命放弑義帝暴虐下民罪惡貫盈神人俱憤朕先入關約當為王見此強逆理當征討已立韓信為破楚大將軍爾等大小諸將各隊軍士聽其節制隨其指揮代命行誅不俟奏請爾等用命者榮不用命者死惟專閫外惟擅征伐爾其知省勿違朕命此端不眾大小將士聽罷戒諭無不恐懼然後韓信來到元帥大營張掛軍政條約明白開載各款令軍士謹守毋犯禁令 其一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按不伏此謂悖軍犯者斬之軍政嚴肅其二呼名不應點視不到違期不至動車師律此謂慢軍犯者斬之其三夜傳刁斗急而不報更籌違度聲號不明此謂懈軍犯者斬之其四多出怨言怒其主將不聽約束梗教難治此謂橫軍犯者斬之其五揚聲笑語蔑視禁約馳突軍門此謂輕軍犯者斬之其六所用兵器弓弩絕弦箭無羽鏃劍戟不利旗纛凋敝此謂欺軍犯者斬之其七妄言詭語捏造鬼神假托夢寐大肆邪說蠱惑吏士此謂妖軍犯者斬之其八奸古利齒妄為是非調撥吏士令其不和此謂謗軍犯者斬之其九所到之地凌侮其民逼淫婦女此謂奸軍犯者斬之其十竊人財物以謂己利奪人首級以為己功此謂盜軍犯者斬之其十一軍中聚眾議事私近帳下探聽軍機此謂探

軍犯者斬之其十二或聞所謀及聞號令漏泄于外使敵人知之此謂背軍犯者斬之其十三調用之際結舌不應低眉俛首而有難色此謂浪軍犯者斬之其十四出越行伍攔前越後言語喧嘩不遵禁訓此謂亂軍犯者斬之其十五託傷詐病以避征伐扶傷假死因而逃避此謂詐軍犯者斬之其十六主堂錢糧給賞之時阿私所親使士卒結怨此謂弊軍犯者斬之其十七觀寇不審探賊不詳到不言到多則言少少則言多此謂誤軍犯者斬之以上禁令訂為一冊用帥印鈐封進上與漢王留覽再寫一冊交與軍正官曹參收掌後史官有詩曰 號令風霆肅將威胸藏百萬妙神機楚軍自是投金甲指下三秦向北歸 漢王看罷營陣又見韓信張掛禁約乃歎曰前日操練人馬真兒戲耳今日如此調度如此發落三軍焉有不整人心焉有不服以此東征寡人自無憂矣遂命駕回次日韓信五更時來到教軍場中軍而坐諸將升帳司晨者報時畢韓信唱名點視諸將內有監軍殷蓋不到殷蓋故意不來可惡韓信亦不追問隨分付各隊人馬操演已過午矣殷蓋方從營外而來來到得轅門下便欲進營只見守門官便道元帥已鼓操演兵半日矣各營陣未有軍令誰敢輕自放入若要進營須傳與小旗甲旗甲傳與守轅門牙將牙將傳與軍政司方得到元帥前若元帥軍令著進方敢放進我等有許大干係殷蓋大呼曰何消如此瑣瑣正是小人得志便要施為既是你眾人如此說快與我說一聲我要進營看他號令行得行不得把門軍士只得說與旗甲以次傳到麾蓋下韓信著巡哨軍持一火牌上書一進字傳令而出來到轅門下其人高呼曰著違令違者進來只見殷蓋頓首而入徐徐而行畧無敬謹之意來到帳下長揖而立信曰前有漢王聖諭我亦有禁令汝為監軍此時方到是何道理便問司晨官此時何時司晨官上帳稟告曰此時午過將未矣信曰曾與爾等約在今日卯時交會汝卻過午方到故違軍令當斬殷蓋亦不以為事乃曰下官雖聞將軍之言今日親戚偶來相訪留坐飲酒以此來遲將軍且免一次好個自韓信喝令左右將監軍拿



下跪于帳前韓信曰汝既為將豈不聞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當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乎汝既一身許國豈有父子親戚之念乎召軍正司問曰殷蓋違令來遲在那一條曹參執禁令薄近前曰與軍約會期而後至得慢軍之罪當斬首示眾信曰令左右將殷蓋斬訖報來隨將殷蓋綁在轅門之下那殷蓋魂不附體急以目看著樊噲樊噲又不得出營只是跌足發躁轅門外早有人知道這個消息放馬報與漢王漢王知道便召蕭何問曰韓信未曾出門先殺我一員大將恐軍不利漢王妻何奏曰號令不行自上犯之若為殷蓋一人而廢此法令三軍何以約束將士何以訓練韓信斬殷蓋正所以行法也漢王曰殷蓋乃寡人之親且重責免此一次可也如何便殺了何曰王法無親古人已有明訓陛下為天下國家豈可以親情為念乎漢王見說不動蕭何恐又遲了急遣蕭生曰爾可馳馬到信營捧我手字姑免殷蓋這一次蕭生得旨帶領一從人騎兩匹馬飛驟而來正見殷蓋綁于轅門之下方待要斬蕭生高叫且留人有漢王旨在此便要撞入轅門卻有管門官軍攔住喝道元帥有軍令凡軍中不可馳驟當把蕭生揪住衣帶送至帳下稟曰蕭大夫兩匹馬馳驟入營某等不敢放入揪住在此聽候發落信乃傳令而出曰軍中不許馳驟而入者恐防奸人驟至以劫我營陣蕭大夫素諳兵法如何犯此軍令想持王旨而來把門官軍曰見有王旨在外信召曹參問曰蕭大夫得何罪參曰軍法天驕軍中得輕軍之罪亦當斬首以示三軍信曰蕭大夫既有王旨免其本身之罪先斬首馬從人並斬殷蓋將兩顆頭懸于轅門之外只見大小將佐個個心驚肉顫再無一人敢高聲者風大將且說蕭生救不得殷蓋只得回見漢王蕭生俯伏叩頭請罪曰臣奉王旨到信營寨因馳驟進營有犯軍令亦欲斬臣幸賴有王旨在身免本身死罪將臣帶領從人並殷蓋俱斬首懸于轅門之外示眾臣若無王旨亦不得回見陛下也漢王怒曰有

我明旨尚爾如此韓信何太無狀耶蕭何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授此正閫外之權為將之道也漢王曰斬殷蓋何意何曰此正所謂殺權貴以威眾心使三軍只知有主將而不知有敵國也兵法云內懼主將者必勝外懼強敵者必危王得韓信何愁強楚不滅六國之不服耶蕭生亦拜伏曰韓信軍威甚嚴真得為將之法雖殺臣之從人臣心實敬服他日破楚者必信也王當下手勅獎諭使諸將愈加敬畏三軍不敢犯法韓信軍威益振矣漢王轉噴作喜曰卿言所見亦是隨令草手詔差人獎諭韓信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卷四

第四十二回

遣樊噲明修棧道

卻說漢王草書手勅畢遣近臣周元臣捧手勅并羊酒赴信營獎諭韓信聞王命至設香案同大小將官出營接救金鼓前導迎至中軍拜罷開讀勅曰為將之道職專閫外非法不足以制三軍非明不足以服人心故孫武殺吳姬而其法遂行者非不知吳姬為王之所愛也然法不私於愛故其法乃行耳爾大將韓信殺殷蓋者非不知蓋為寡人之所親也然法不私於親故誅一人而千萬人知警其用法實合孫武深得為將之道朕心嘉悅故遣近臣周元臣齋羊酒手勅以勉之益勵初心以約束將士早發東征以慰所望故敕韓信讀罷手勅謝恩畢款待近臣回朝次日韓信早入朝謝恩漢王以言撫之曰將軍用法正當如此信曰臣受陛下付託之重將何以承應之耶昨蒙手勅下頒將士知警臣法可行此恩此德粉骨不足以報陛下也漢王甚喜韓信辭王出朝來到教軍場點撥三軍已畢召先鋒樊噲至帳下曰將軍授先鋒之職目今漢王車駕親往棧道被張良燒絕三軍如何可過公可領一萬人馬重修殘缺再整險隘隘侯周勃棘津侯陳武一同監修限一個月修完如違限定以軍法處之將軍勿辭勞苦當星夜前去修整



噲曰元帥軍令敢不急去修整但棧道甚險燒絕去處連接三百餘里豈可一月便能修完元帥如欲殺噲噲就元帥處請死決不敢領此命也信曰臨事不可避難難者不忠將軍素懷忠義才幹精敏正當建此奇功使三軍長驅而進信亦得以便道東征也噲噲又要堅辭又恐犯了禁令只得依限督工修理不題且說韓信操演三軍整率人馬左則左麾右則右麾前則前麾後則後合四陣而為一陣起則為長蛇分一陣而為四陣止則為四門進退之有法啟閉之有路旗幟嚴整金鼓響應規矩準繩毫釐不爽大小軍士見韓信調度人馬排列陣勢人人欽服個個敬謹於是請漢王曰臣領命操演人馬訓練甲士今已完備請陛下車駕親往觀之漢王曰前營伍已看過知將軍籌策自不同矣想今將軍操演月餘定有規矩又何必往觀也蕭何曰必須主上親往一觀庶見韓元帥調度兵馬俱有紀律王亦安心東征再無疑難矣相國德惠漢王觀陣有多少意思王即命駕前往教軍場閱試人馬韓信先行仍復同大小將官迎漢王進營到中軍坐定韓信率諸將朝見畢又請漢王上將臺觀看人馬漢王上臺四面一望只見隊伍嚴整旗幟鮮明前後左右井井有法坐作進退繩然不亂歎曰將軍用兵雖古孫吳亦不能及便問即今足可東征矣帝雖贊服心下實是疑忌他日赤族之禍便伏在此何其大度耶信曰因命噲噲修棧道未了王曰棧道工程甚大將軍限一月恐或不能完備信曰容日請王車駕啟行王且少從容不必下問王默會其意以此不問日期隨有左右請王下臺進膳至見膳到只留數品自用其餘盡賜韓信却是一史臣云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此漢王之美能用信而信所以為漢王用也有詩曰韓信歸劉築將臺城西演武見奇才中軍一飯留餘愛贏得山前大會垓不題韓信演武且說噲噲率領一萬人夫來修棧道要限一個月內完工只見山路崎嶇接連雲漢又兼偏橋燒毀樹木叢雜三軍無可立之地人夫甚難動手噲噲自思此是韓信不能伐楚卻將這個干條放在我身上他卻遷延日期不肯舉兵多是此意皆在遂同周勃陳武登孤雲山上一望只見一帶

棧道十分險峻後來唐時李太白曾有歌一章單道蜀道之難其歌曰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巖叢及魚鳥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高飛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繁巖巖扪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伏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聲聲哀怨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吼砅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人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若當時便有此歌噲將軍必使人奏疏以為口實三人看罷棧道彼此相顧曰如此險峻雖十萬壯夫限一年也修不完噲噲曰但如今軍令甚嚴主上又甚寵愛見今手敕獎諭他我等若以為難便是抗違軍令須是依著他修理堪恨張子房燒之甚易到如今樊將軍修之甚難士卒高崖處插木巔峻處搭橋遇隘處鑿石見隘處開路筋力盡氣乏神疲切齒怨張良戰驚畏韓信但見營修不起蓋因壁峻崖高士卒悲哀盡被跌傷磕損樊噲正愁悶間只見太中大夫陸賈領千數從人齎一木牌飛檄而來上寫道即日大兵東征樊噲作速督催人夫依期修完棧道以便出師如過限不完定依軍法從事不恕信之用術樊噲看罷叫苦不迭便說棧道工程浩大如何修得敢勞大夫與我方便一言隨請陸賈到工所管待飲酒陸賈見無人在側附耳與噲噲曰元帥密有分付這般噲噲聽了這話甚喜到外邊便揚言曰這等工程如何一月修完便是一年也成不得干埋怨萬埋怨便要差人具奏漢王借倩人夫協濟有大夫陸賈辭別要回去臨行又分付道先鋒不可違限元帥軍法甚嚴須當遵守莫誤莫誤陸賈去了樊噲當日具奏差人星



夜來南鄭奏漢王曰 棧道工程甚大人夫死者甚多今奉元帥將令限一月之間飛報完工如違原限  
 定以軍法從事但念臣起自豐沛未敢誤事今據棧道之工豈可計日而完事在迫急性命難保伏望陛  
 下差人附近郡縣量撥人夫或一二千名僱工修完以救燎眉臣等不勝恐懼感戴之至茲差牙將李隆  
 齋表上奏以聞 漢王覽表畢急差御史周苛持符驗一道火速往普安郡起借人夫一千名交與樊噲  
 攢修棧道母得遲誤周苛領王旨馳馬前去穿山渡澗兼程前行一日到普安郡催借人夫一千名付與  
 委官管領前去棧道交與樊先鋒照數點開收用樊噲見有人夫到來大喜即將民夫編成排甲每五十  
 名為一甲立總甲一名小甲五名管理修工派定地方分定丈尺各照派用工去訖周苛回朝復命樊噲  
 就令人請絳侯周勃棘津侯陳武每人撥精壯人夫五十名樊噲附耳低言與周勃陳武道這般這般不  
 可泄漏其事二將聽令連夜出寨卻將衣服換了爬山度嶺越棧道而去好埋不知何往下回便見

總評

陸賈未到之日愁殺樊將軍陸賈既到之日說殺樊將軍陸賈附耳之後樂殺樊將軍服

第四十三回

韓信暗計智章平

不說二將聽令而去且說大散關守關者乃副將章平知漢王差樊噲修棧道與兵東征又兼日前范亞  
 父累次有檄書著章平用心守把散關但有消息不可輕動預先傳報三秦早作預備今聞樊噲修棧道  
 又聞拜韓信為將急差人申報雍王備說漢王拜韓信為將差樊噲修棧道指日與兵出褒中章平聞報  
 大歎語左右曰韓信在楚一籌莫展棄楚歸漢不過備數使令可也漢王無知卻拜為大將况韓信素無  
 重望一旦為將人心決然不服三軍何以調遣將士何以用命就如棧道數百里燒絕一時如何修完此  
 等行兵不過遷延歲月徒為口舌耳左右曰范亞夫屢次有檄文來著大王須嚴加防備正恐因漢兵入

寇今章平來報想是緊急大王須當預備人馬再遣一大將協同章平守把庶不失事即曰棧道工程甚  
 大人馬急難登涉待果入寇再有傳報那時動兵不遲此信不過過度恐非的實遂收下來文打發差人  
 且曰待有的信再來報知章平坦然照舊不作預備差人回報章平備說雍王不肯聽信待有的實再去  
 通報章平以此亦不作預備路可料及別只見關下守關軍士忽然報說見今有漢家修棧道人夫一百  
 名因受苦不過逃來投降章平大喜曰我正要問他來歷快著他上關來不多時守關軍卒帶領一起人  
 夫上關來投見章平曰爾等是何處人為何逃來恐是詐來投降空自討死耳眾人便哭道我等是普  
 安郡民丁被漢王借來修棧道終日又無供給樊噲又是個急躁的人被他日逐催逼做工况棧道甚險  
 峻限一箇月要完就是一二年卻也不能完漢王卻拜韓信為將眾軍士又不服近日逃了許多空自說  
 興兵又不見動靜料不能成事我眾人雖是民夫中間這兩個為頭的總甲他最有好武藝情願投將軍  
 麾下幹些功勞帶挈我眾人喫頓飽飯豈敢有別心章平便叫為頭那兩個人來問曰汝二人叫甚名字  
 兩箇向前稟復道我二人原是普安郡獵戶出身一名姚龍一名靳武本郡因漢王借民夫無人押解卻  
 著我二人作總甲管領眾人想不到棧道見工程浩大又無口糧終日痛打不過又不敢回普安郡去因  
 此帶眾人逃來將軍麾下情原守更看舖討些口糧以延生命待太平時回家詐降也是用兵常說罷淚  
 如雨下好做足章平又問漢王如何拜韓信為大將姚龍曰只因韓信談論兵機見他說得有理後來  
 蕭何舉薦遂拜他為將一向軍士不服樊噲十分怨恨近日將佐走了許多漢王亦自懊悔既是普安郡  
 得漢王稟中舉動說到此便章平見他說的著實與自己打聽言語一般遂留二人帳下聽用二人凡事  
 謹慎小心章平委託一兩件事便幹得停當又與上下人和睦一關上人無一個不愛敬他以此章平寸  
 步不離左右旬月之間拜他為大旂牌官凡關上大小事通與他每計議二人一一應答不差章平甚喜



章平春卻將這來歷差人備細飛報與章即聽說通不作準備不意范增一日在彭城因觀乾象見西南旺氣冲天而起各處將星散亂因思此必是劉邦漢中起兵又思韓信棄楚歸漢定然大用近年霸王在彭城不修仁政專尚殺伐諸侯背叛六國縱橫齊國尤甚若使漢王舉兵而東易如破竹次日將前事奏知霸王遂喚季良季恒汝二人可領兵三千前赴廢丘與章即說知用心把守關隘以防漢兵仍巡哨各關津要害之地俱要嚴加防守二人領命徑來廢丘一日到廢丘進城見雍王備道前事章即歎曰主上過勞聖心范亞夫何消多慮遂將章平所具申文與季良季恒曰觀此申文便知漢王起兵來歷二人看罷亦歎曰觀此用兵漢王決不能勝也亞父終日只是憂心惟恐漢王重用韓信我等想來韓信乞食漂母受辱胯下資身無策在楚無能今拜為將人心決不欽服况棧道甚險幾時便能修完可見漢王用人不當調兵無法亞夫何須遠慮但我二人奉王命而來大王亦當遵守章即置酒管待二將仍將調來人馬另立一寨屯住即將原來檄文飛報各處隘口把守仍另行一角文書與章平知會不說章即等防守且說韓信整整點人馬完備請漢王擇日啟行眾將士各面面相覷便道棧道尚不曾修完元帥如何便要東征卻從那條路出師各人不知來歷又不敢動問密來奏漢王王差人召蕭何入內王曰韓元帥今早請朕車馬東征樊噲又修補棧道未完卻從那條路進兵卿可往信處一問以解朕疑蕭何領王命當夜就到信宅此時韓信正在燈下查點各路起兵文書尚未寢歇只見有人擊門當有門吏即傳報入內有蕭丞相過訪韓信急急整衣冠出迎分賓主而坐蕭何近前附耳曰今早元帥請王車駕東征王疑大軍不知從何路進發差小子敬來請問乞示方畧信曰丞相昔日與子房相別燒絕棧道定知此路丞相又何下問何曰當時雖知有路未聞其詳又見將軍差樊噲修整棧道以此致疑信曰此乃明修棧道使章即不為準備我卻從陳倉小路進發不五日就到散關使平以我兵如從天而降也此乃暗渡陳倉耳

到關之日便要破關管交車駕不動弓矢自能過關丞相幸將此言奏知漢王不必聖慮蕭何聞信此言甚喜急來奏知漢王王此時亦未寢歇聽蕭何所奏十分喜悅次日傳命大小文武將士俱隨駕東征卻說韓信到教軍場點關人馬漢王原帶來三十萬續後添十五萬韓信選本處并臨近郡縣人馬又得十萬餘共四十五萬通作四大隊進發卻著牙將孫興替樊噲帶管棧道工程止留人夫三千名修理以便用人來往其餘盡數掣回第一隊人馬樊噲統領帶牙將八員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凡有聲息未可輕動飛報後軍待有軍令然後出敵第二隊人馬夏侯嬰統領帶牙將二十名驍將十名如先鋒勝則催人馬攻擊剿殺如先鋒不勝負急出人馬救援如十分緊急報入中軍自有方略不許退後第三隊韓信自統領帶將佐四十員中分為四小隊左右前後聽候調遣第四隊卻是漢王同大小文武百官總領仍著傅寬周昌監押如有緩急以便遣用這四大隊之中仍有各項分派隨材作用俱各不同寫成圖本進漢王看畢稱羨不已後史官有詩曰 隊伍風雷動戈矛日月明陣圖分八卦旗甲列千兵山岳威儀重川江水澤平湯武興時雨虹蜺望解醒 韓信調度人馬已畢請漢王車駕并文武百官出東門外高阜處看韓信出師怎見的齊整下回便見

總評

信善愚楚亦善服漢然軍機原貴密也

信以少貧賤而人皆忽之可見窮人好做事

第四十四回

諭父老漢王布德

卻說漢王同大小文武百官到東門外高阜處看韓元帥出師 按九宮四象八卦列五行十干十二支隊有陰陽陣有前後將有紀律兵有行伍旗雖尚赤而引軍開道者則按五方制雖為王而威儀號令則專五伐人各有能量才而用人馬廢棄隨長而取身材長大者拽弓拽弩身材矮小者持戟持矛身力強壯者執旌執旗身力少弱者鳴金擊鼓不能視遠者專聽號令不能聰聽者專望風火身肥者為馬軍身



瘦者為步軍日能食斗粟者專為前驅日行二百里者專探機密灌嬰領四牙將逐隊前行張倉領二文士隨軍後進陸賈同二謀士識地利之夷險叔孫通領八裨將參行兵之可否盧縮斬強為主將之熊罷薛甌陳沛乃中軍之驍騎三軍如虎多士如雲鼓動神威昭萬象蕩開征旅起千兵漢王同百官看罷出師眾皆歡悅韓信乃近前奏王曰臣兵先行二日王卻徐徐而來臣過關那時與陛下約會也信拜辭揮動三軍前進王乃隨車駕進城來看的人扶老挈幼不計其數盡道自生長褒中不曾見今日出師王聞之益喜次日王召蕭何問曰朕前日曾傳旨着卿等行文書去各郡縣召父老來宣諭他不知曾來否蕭何曰連日無數百姓見王將起兵東征盡道王今離褒中定伐楚破六國建都咸陽我等再不得面覩天顏願來進朝見王見今正在外邊伺候數日矣臣見陛下未得暇不敢奏聞王曰既百姓父老在外俱着進來蕭何傳命出着百姓進朝有門禁官傳旨出着百姓進朝那百姓父老在外紛紛攘攘要進內朝見聽得宣召一個個爭先快靚引領而見有傳班甲士大呼曰百姓肅靜毋得喧嘩王曰父老皆鄉民甲士毋得驚恐漢王遂起身出殿簷下看那百姓不知其數有幾個為首年老的近前奏王曰自從陛下到褒中風雨調順萬民樂業道不拾遺夜戶不扃正是堯舜之世不想陛下今日興師東征又不知何時得覩天顏言罷個個拜伏在地淚如雨下漢王見百姓如此愛戴亦垂涕不忍相捨父老又奏曰陛下今日車駕啟行不知何人在此鎮守王曰着蕭何相國在此安撫百姓眾人以手加額曰若是蕭相國在此鎮守臣等褒中萬民之福也王曰汝百姓中有三鄉老可著近前聽朕訓諭鄉三老乃古制也古制十里為一亭一亭之中擇一亭長管之十亭為一鄉一鄉之中擇一鄉老管之共有三個鄉老一個掌管鄉約一個掌管耕種一個掌管爭訟三老總統於縣今日三老近王前聽宣諭漢王命一人高聲宣讀諭文其文曰朕惟古先明王之治天下也以安民為務而安民之道以教化為先是以上下相承風俗淳厚一國

和平臻于至治朕自治國以來夙夜惓惓志圖治理建都南鄭思與百姓共臻于道是王者以及天下而為一統以此特加曉諭使知為善去惡趨吉避凶而為永保身家之道如居家者有一家之長居鄉者有一鄉之長為一家之長者訓教子弟講讀詩書明達道理父慈於子子孝於父兄愛於弟弟敬於兄尊長卑幼各循其序毋相凌奪也使一家之內仁讓浹洽親睦相勸便為一家之福為一鄉之長者勸其一鄉之內士農工商各居一業士則修明義理勤習課業農則力於田畝無欠賦稅工則專於藝術毋作淫巧商則用心生理毋為遊蕩大小相安長幼和睦毋爭鬪告訐而陷于刑戮毋賭博淫泆以墮于山德毋游手好閑以廢其生意毋竊取人物以蹈於死亡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婚姻死喪却保相資若如此則一鄉之內禮樂雍容風俗淳美富壽安佚共享太平而為一鄉之福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惡降之百殃善惡之報不差毫釐朕今約法三章見有定律使宣爾等來惓惓曉諭者正欲爾等守法奉公咸歸良善其有不遵朕誨仍蹈于惡者明有國法暗有鬼神罪亦難追爾等欽之守之母忽忘故諭大漢元年乙未秋八月一日漢王宣諭鄉老賜與酒飯各著令回鄉當此秦楚之因謂蕭何曰留卿在褒中撫恤百姓勸課農桑省刑薄稅舉善罰惡催趨糧儲以給軍餉卿之責也蕭何曰謹遵王命漢王于是傳令三軍啟行陸續徐徐進發如有過期後至者斬逃匿者斬父母妻子親族人等互相容隱者悉斬隣里鄉黨知而不舉首者罪亦如之即日駕起蕭何率領所屬百官送出褒中各鄉父老百姓望塵遮道攀轅臥轍哭泣滿道漢王以袍袖掩面而泣君臣百姓戀戀不捨後史官有詩曰漢帝褒中德愛深慙慙宣諭動人心臨行又致叮嚀意豁達寬仁說到今蕭何等送漢王過褒中辭回帶領百官父老安撫地方催備糧餉漢王車駕向東從容前進不題卻說韓信領三大隊人馬離褒中不往棧道去留心至此天卻從陳倉小路而來孤雲兩腳山下從山後僻路進兵前邊已有樊噲等開路雖有夾江之水從寒溪河流出壘石可過



山傍雖有險路魚貫而進行三五里便有闊路雖被樹木長合樊噲卻命三軍砍去有路可通韓信到此與眾將曰某前日匹馬夜間行到寒溪河邊正植秋水泛漲不得過卻有蕭丞相趕我到此明月之下復得相見若使渡河長往今已到淮陰矣眾將曰此實天意有在留元帥與劉滅楚使我等得出囊中不然棧道燒絕我等亦不知此路又無元帥如此大才我等徒死囊中耳眾將請立石以傳示後世韓信遂令立石於山頂之上刻曰漢相國邀韓信至此八字之妙按方輿勝覽云孤雲山與兩腳山相連山頂柱高有兩峰並起古語云孤雲兩脚去天一握言極高也上有石刻云漢相國邀韓信至此八字至今碑石存焉韓信揮動三軍前進山路危險回徑盤折眾將下馬步行牽藤攀葛登高陟險雖是辛苦而思歸之心踴躍而進亦忘其勞也三軍正行之次忽見前哨來報曰軍不能前進亂山之內蹊徑之間有條毒蛇長數丈兩眼射出光芒來據山險處截住去路乞元帥除之信曰毒蛇當路須令箭手百人各掩身山曲之內箭頭以藥塗之密密射去仍令砲手各執火砲以防毒蛇性發恐跳躍傷人各放砲擊之則無事矣眾人得令方欲動手只見中軍帳下一人到元帥面前高聲叫道一蛇當道何須用許多人治之便是滄海蛟龍某亦敢去左右聽說大駭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得衆而後興兵何愁弗克

第四十五回

辛奇斬虎遇韓信

且說要斬蛇者誰乃是信武侯斬敵也韓信大喜曰將軍雖力能斷蛇但深山之中恐川水下濕之無人往來即今隨營有好酒滿斟三巨觥賞斬敵飲畢令數壯健步卒導引來到山前穿巖渡澗閃在山缺之傍斬敵遠望只見明月落於巖間雷光射於山下腥風觸鼻寒氣侵人軍士便問明亮者何處鄉導云此大蟒二目尤透於外人若近前吐氣如雲侵之必死可請將軍暫回不當近他恐有傷害斬敵大怒提劍到澗邊大喝一聲只見那蛇從巖下一躍而來身長數丈便吐毒氣侵人斬敵閃在一邊讓蛇躍出橫卧於大石之上翹首吐氣要來傷人那斬敵仗著威大力大踏步舉劍用力一劍蛇揮兩斷蛇頭墜於巖下滿林驚落葉澗水血液流眾軍士近前看時蛇遂死於石上急來報至中軍韓信隨到山前看那蛇有數丈長血流石上左右將士驚訝不已遂問信曰此蛇何如此長大想在山中有百年矣不知古時亦有此長蛇否信曰上古崑崙山周圍三萬里有蛇匝山一周古蛇之長大有如此今數丈之蛇亦未為大也惟陰如此好古也其用兵設計必有由來真漢家主將也信曰我前日匹馬投漢亦曾經此山而行幸託主上洪福未遇毒蛇倘遇必被傷害豈有今日左右曰雖主上之福亦元帥之福也信遂重賞斬敵後史官有詩紀其事詩曰背楚跨長劍千山匹馬行毒蛇正電爍壯士力崢嶸兩關恐一傷忽敗難俱生當時更空寂其路如坦平載歌忘蜀險奮志夾道清不覺竟長適雙峰望褒城此日驅兵過蛇乃阻宵征萬馬不敢策眾寡何重輕仗劍有勇士蛇斷當山橫將士談往事方思為信驚信志在擇主建節垂功名直擣三秦穴平收六國旌楚疆如反手萬里定神京卻說韓信催動人馬將近到太白嶺預差盧縮近前分付曰我昔日過太白嶺下過一壯士姓辛名奇其人最有義氣留我過一宿拜為兄弟其家以賣酒為生汝可到彼訪問的實我卻親到一拜以報昔年相遇之愛也忘虧盧縮領命前去訪問不時報曰太白嶺下原有數十家居民近七月來山水泛漲不能往居移於山北高阜處避水未審在否韓信嗟歎久之遂到太白嶺下果見昔日居民俱無一家雖有破屋數間坍塌倒壞無人存住又行一日過亂石岡近小石橋到山崖之下前軍不行巡哨將官來報山坡邊有一壯士逐一大蟲遠山而來眾軍士圍住以此不行韓信聽罷即策馬近前看那壯士頭帶虎皮磕腦身著黑豹皮裘手執三股鋼叉逐虎到溪邊那虎見壯士趕來又見三軍圍遠雙蹄爬在石上望壯士一撲那壯士卻閃在石傍就勢只一叉正中大蟲項下那蟲卻又要跳躍時被壯



士將又挺住不能動身眾軍士一齊近前亂槍戳死韓信看那壯士時不是別人正是太白嶺下故人辛  
奇也有文法韓信著數牙將大呼曰將軍有韓元帥在此請見那壯士聽得人喚撤了虎徑過溪來看見高  
阜處是韓信急來拜伏在地韓信急下馬相邀辛奇便道小弟聞元帥修棧道只道人馬從棧道來也不  
道知修棧連日正欲拜迎未得稟告老母以此遲疑不想元帥興兵到此大慰所望也韓信曰自別賢弟日  
久因國事忙未得具書奉問今日到太白嶺差人訪問賢弟避水移居又不知何處正在思想間不意得  
遇賢弟十分大幸快差後軍牽馬來亦同辛奇上馬將大蟲馳在軍前便問賢弟移居在何處就同拜見  
老母奇曰元帥今非昔比為天下元戎豈可輕動信曰故舊不遺何拘勢分請問所寓難得奇曰只轉過  
山背高崖處便是寒居蓬蓽之地恐不足以屈辱蓋韓信遂同十數親隨人行不一二里到奇家見靠崖  
有十數人家都是草房獨奇家在路口住有草屋十數間請韓信入草堂坐下就請老母并奇妻出來相  
見韓信具白金百兩奉老母奇不敢受信曰此皆漢王所賜奉賢弟為養母之資賢弟可隨我建立功名  
以圖顯親揚名豈不美哉奇拜謝收領信曰此地非老母所宜居我寫隨軍印信批文令搬移老母同家  
眷投南鄭相國府尋數間官房月給米糧方好過活深思遠慮奇大喜又深謝厚恩信曰汝母即我母也  
賢弟遠去豈可使老母獨居山僻受此寂寥乎信分付軍政司給批文送與老母收執辛奇拜辭老母灑  
淚而別分付妻用心侍奉隨同韓信起行信曰此去大散關二日可到賢弟即為鄉導要他立功為同前  
哨堦噲星夜攻打散關如不能下待我到自有方略遂分付第二隊夏侯嬰待樊噲人馬圍散關汝可另  
安一營歇息軍士不必動待過關時汝作先鋒越廢丘與章邯對敵樊噲卻作二隊為救援二將得令殺  
奔散關去訖韓信使軍士探聽漢王人馬亦將次過寒溪遂乃徐徐緩行到三岔路卻令人找尋斬樵夫  
之處軍士報說路傍山凹之下覆上一堆想理樵夫處也信令鄉人破木為棺更換衣衾乃改葬樵夫於

三岔松林島用石砌成墳冢立一石碣上鐫刻大漢元年乙未秋八月七日破楚大元帥淮陰韓信為義  
士樵夫立德怨不爽仍傳令有司辦祭韓信親帥諸將祭於墳所行三奠禮周奇跪讀祝文曰 大漢元  
年歲次乙未八月十三日壬戌破楚大元帥韓信謹以牲醴致祭於三岔山樵者之靈曰嗟爾樵者遭世  
蹇逆首身無策入山採樵逢予問路指示要津楚兵或至恐道往因絕計斬爾實傷我仁覆土為計慮防  
水濱循途適漢素志乃申職專闔外兵下三秦道經岔口改葬爾身師行勿劇未獲報君君其有知鑿我  
真純尚享 祭罷焚帛禮畢乃傳令分付鄉人立廟四時享祭遺跡至今在焉不說韓信人馬前進卻說  
大散關章平自得姚龍斯武終日差人打聽棧道工程可曾完否去人來回報修棧道者不是樊噲改委  
牙將孫興管理人夫漸漸短少工程未見次第東征消息亦未見動靜姚龍曰漢兵多是空說決然來不  
成不說或者別有計策如何斯武曰喪中近年好收漢王正在那裏快樂亦無甚遠大之志章平曰觀他  
拜韓信為將可見不識人如何成得大事自家不識韓信反正在關上聞說只見嘹哨小卒來報說漢兵  
遍地而來離關五十里有先鋒樊噲下了大營見今領五萬人馬殺到關下章平大驚曰漢兵從何而來  
姚龍斯武曰恐傳報人未的豈有棧道未完人馬從何處過來或是樊噲受苦不過逃來關上投降也不  
見得再著人探聽看如何方好發兵言未了又有人來報樊噲到關下攻打甚急章平一邊差人飛報章  
即說漢兵已過棧道見今攻打散關甚急兵從乞傳報三秦早作預備仍差大將前來救援庶保無虞一  
邊與姚龍斯武商議曰樊噲人馬扣關我須出戰汝二人可守把四面關口以防漢兵盜襲姚龍斯武曰  
將軍放心每城一面可撥人馬一千防守晝夜巡視料亦無事章平遂領三千人馬沖下關來與樊噲對  
敵看樊噲人馬軍器鮮明隊伍嚴整有健將辛奇在後押陣樊噲曰章邯等三人誘秦降卒二十萬被項  
羽坑之卻乃濫受王爵苟圖富貴天兵到來不急早開關受死尚爾攔阻章平曰汝漢王受霸王封爵不



安分盡職卻妄動餘孽徒連死耳樊噲大怒舉戟直取章平平挺槍來迎二將交戰二十回合章平抵敵不過敗走辛奇催動後陣一齊掩殺章平匹馬逃走上關去了樊噲辛奇收兵回營章平將關緊閉樊噲預備火砲火箭併力攻打關上只是堅守不出樊噲正無計可破人報元帥人馬來到樊噲辛奇離營遠接韓信到關下登高處看了一遍已有暗號知章平中計遂分付砲手駕起風火大砲一連放了十數個關上驚慌眾軍士畏怯又不肯上關守把章平發躁親自督同眾軍士守關姚龍斯武暗分付帶來人夫一百上城各執器械四邊預備只見韓信策馬近前大呼曰說與關上守關主將上關來答話章平同姚龍斯武都到關上見韓信耀武揚威舉鞭言曰汝霸王暴虐無道背約自立放弑義帝天下切齒令漢王親統大兵汝當束手歸降乃敢抗拒天兵閉關攔阻汝若開關投降免汝一死敢說一言不降交爾立見流血章平便道我乃雍王貴族豈降汝勝夫耶一言未罷只見姚龍斯武走上前來將章平劈頭揪住即時縛縛了道了這兩個修棧著一百原來人夫各舉兵器防護應姚龍斯武便叫關上眾軍士漢王有德天下歸心汝等急急早投降免致誅戮敢有道一個不字者大兵見今圍在關下我等把住關口汝等皆是死數眾軍士見章平被捉又見關下漢兵大舉只得盡數拜伏在地曰我等情願歸降姚龍斯武大開關縛縛章平下來二將非是姚龍斯武乃漢將周勃陳武假作修棧道人夫暗入散關投降好照原來韓信差陸賈以催工為由卻定計暗暗的分付樊噲密使周勃陳武更名引心腹軍士一百名假作修棧夫投降到關上此亦是兵家常有之計待韓信大軍至卻立石于關前以為暗號次後聽砲響即擒捉章平開關請韓信上關此便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不十日之間智下散關此韓信東征第一功也此明修一功也韓信當日月下出奔時一路經過韓信到關上安撫五千降軍打掃公廳伺候漢王車駕到來却將章平便有此見識了豈不是個大將才挈到帳下信曰汝乃章平即族姪冒受楚官把守險隘抗拒天兵本當斬首量汝一廂狗不足汗吾刀耳且

押解付軍政司隨軍聽候發落早有人來報漢王車駕離散關不遠韓信率領大小將佐離營二十里大路上迎接漢王傳旨著韓元帥大小將官上馬隨行早到關上漢王已知韓信下了散關心喜不盡到公廳坐定韓信同將佐戎服朝見禮畢漢王曰散關乃三秦隘口將軍不動聲色隨到而得三秦聞知已破膽矣信奏曰散關既得三秦此時尚未預備陛下且暫住散關臣星夜攻打廢上擒捉章平三秦指日納款那時差人奉迎車駕也誇口果應其言亦胸中經緯素定耳陛下仍遣人催趙糧儲接濟軍餉急修棧道以便往來漢王聞奏大喜韓信又取出章平來割去一耳放回廢上報知章平以激其怒卻辭了漢王傳令著夏侯嬰作先鋒辛奇為副先鋒望廢上殺來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便知

總評 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真不可及然姚斯二人最妙吁今之將皆姚也斯也三秦其可鑒乎 第四十六回 韓信火攻破章平

卻說雍王章平在廢上聞散關一連兩起飛報來說漢兵勢眾見今樊噲攻打甚急早望起兵協助章平聞報大驚曰我前日以棧道未完漢兵恐難入寇不意今已到散關矣事在迫急可傳報與櫟陽高奴二處早作預備隨傳令著呂馬通孫安點關人馬伺候迎敵言未罷有章平帶傷來見章平哭拜不起却曰汝如何失了散關漢兵如何出棧道韓信如何用計章平備將周勃等投降并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一一備細說了一遍章平搖頭道范亞夫再三說韓信但未遇時若有人重用深為後患霸王不聽今果然矣即曰汝且退後待我殺此勝夫以雪其恨左右曰大王不可輕敵韓信詭計甚多須當斟酌却叫曰吾用兵三十餘年經百十餘戰量勝夫何足為懼即催動人馬起身夏侯嬰先到廢上見有敵軍未敢出戰離廢上五十里安營隨即韓信人馬也到約會夏侯嬰附耳曰章平乃秦名將不可力敵當以智取公明日對敵當如此如此行夏侯嬰等領計去了次日章平出馬與夏侯嬰對敵曰漢王受封褒中能自保疆



土足矣又何從勝夫之見乃敢背叛入寇以速死耶嬰曰義帝初約先入咸陽者為王我漢王兵不血刃義降于嬰天下響應正當為關中之主卻被項羽強暴違約自立為王左遷諸侯放弑義帝大逆不道今我主親統大兵東征汝當延頸受死反乃妄言入寇耶即大怒挺槍直取夏侯嬰舉刀交還戰不十合嬰詐敗落荒而走即揮動人馬趕來嬰卻轉過山脚勒住馬高岡上大叫章即再與你決個勝負即曰汝乃敗將何敢言勝負耶嬰曰汝特老革耳筋力已衰何足為敵即益怒挺槍躍馬徑奔夏侯嬰舉刀復來交戰不十合卻望松林小路而走趕至樹邊見隔林塵土起處有韓信人馬到來攔住章即使道我在此等候多時即曰勝夫在此久等欲尋死耶信怒舉戟直取章即舉槍交還未及數合韓信敗走章即催動三軍人馬往前追趕隨後季良季恒領本部三千兵亦追趕來即會見章即曰大王不可深入重地恐是引軍之計須當回軍即曰我正欲漢兵相連而來盡數剿殺公可催督人馬盡力攻擊忽聞一軍報說韓信因大王追趕甚急連人帶馬跌下澗去夏侯嬰眾將在彼援救尚未救出大王可催攢三軍急早捉擊可獲全勝即令人高處瞭看眾人回報遠望山前谷傍眾軍士在彼用繩索搭救不知是否妙計即嘆曰勝夫合當死於吾手遂揮動人馬渡澗穿林望前殺來進到山谷中兩邊都是樹木卻不見一個軍士楚兵大勢行動又擁住谷口不得回轉天色又漸昏黑章即心上猶豫急傳令軍馬且暫住那人馬前後舉動急難收煞早有多一半入山谷來纔待住脚只聽得山頂上一聲砲響四下里樹木都著冲天火起即見火起知是中計急勒回馬要出谷口又被人馬擁住後邊又是火起無路可出季良季恒急來便叫道前邊有山徑小路斜曲上去可到鳳嶺即隨同二將棄了馬步行從小徑爬到嶺上氣喘不迭三人權在嶺邊休息又聽得山下吶喊四邊火勢愈大即曰此處不可久住恐漢兵追來三人又無兵器如何抵對不若乘著月色爬過嶺去尋著楚營安定再作區處季良曰大王所見亦是但不知從那條路下

去季恒手指道那山凹邊有燈光射出想是人家即曰我等快下去尋問他路徑更好三人一步步走下嶺來到前邊有一個大鎮店有三百人家夜深盡都睡了路口有個山神廟三人入到廟裏歇定纔方合眼只聽得遠遠有人馬過來季良便從門縫裏張看時為頭有數十面大旗後邊一隊隊人馬過聽聲音時卻是楚人說話有一人便道谷口裏火起又不敢進去不知大王在何處想是亂軍中被人傷害了季良叫醒章即使開廟門叫住眾軍士掌起火把來為首有一員大將乃楚將呂馬通也眾人齊叫道好了大王在這廟裏呂馬通下馬到廟前見了章即三人大喜即問曰汝等如何知我在此呂馬通曰大王追趕漢兵太遠章平再三來說恐韓信多詐或有詭計汝可引一枝人馬救應臣領本部一千人馬行到中途忽見前邊火起又遇見回來的軍士說大王中計已殺入山谷裏去臣不敢前進卻從西南雙岔口尋來不見蹤跡正無到劃處不想大王卻在此廟中十分大幸隨令軍士做飯即三人在廟中用過飯已天明矣同呂馬通各上馬轉回舊路到廢丘大道上早有章平孫安引人馬接應打聽前軍被火燒死多半止有一二千敗殘兵逃回亦多帶傷章即懊悔不及始悔即分付將士且將關緊閉我兵新敗未可出敵少休息數日然後出敵一面會標陽高奴二處調遣兵急來救應言未罷人來報韓信人馬圍了城眾軍卒將大王用的兵器舉在城下百般毀罵甚是無禮章即聞說大怒曰我為秦將威振六國何人不懼今位居王爵鎮守三秦遇一勝夫反乃閉門甘受其辱耶遂令左右快整點人馬出城我與勝夫決一勝負季良眾將諫曰不可此乃韓信激大王之怒意欲智賺出城恐中奸計且從容待軍士休息數日出戰不遲章即怒氣不息又聽城下一連砲響不絕軍人又來報說韓信人馬或坐於地上或卧於城下裸身赤體百般辱罵章即聽說同眾將上城樓觀看果見漢軍在城下辱罵如入無人之境即與眾將附耳曰韓信因見昨日得勝遂自驕惰此就如項梁之在定陶也季良曰人言韓信善能用兵觀今日營伍欠整



士卒怠惰此兵法所忌若大王以破楚之法施於今日甚為允當孫安曰恐韓信有詐或故令軍士怠惰使大王無備也即日因我貪戰偶中奸計非信之能也觀今日營陣隊伍已見韓信之才矣又何疑矣示人以急兵法之常耶即何愚遂同眾將下城分付今晚預備劫營李良李恆領兵三千出南門冲漢右哨我領一萬兵出西門劫漢中寨章平因帶傷不能出敵把守廢上各分派已定卻說韓信料章即必乘驕劫營傳下將令遂著樊噲柴武領兵三千阻楚兵北路著夏侯嬰周勃領兵三千阻楚兵南路將大營人馬俱退後三十里下營韓信守住後哨卻令辛奇靳歙領精兵五千埋伏於大營之左盧綰灌英領兵五千埋伏於大營之右待章即人馬回動二路入馬殺出必獲全勝分調已畢天色已晚章即人馬等到三更將盡大開城門放下吊橋金鼓不鳴各銜枚而出殺奔漢營來李良等出北門呂馬通等出南門章即等出西門三路入馬風擁而來章即殺到大營見是空營已知中計急傳令著三軍快同如此用兵有起有起言未畢只聽火砲振天兩路漢兵殺出箭如飛蝗殺得楚兵七斷八截各自逃生章即幸得左右眾健將幫定逃走正行之間早一箭射來正中章即右肩幾乎落馬左右扶住死戰得出季良出北門被樊噲柴武三千人馬忽然突出夜晚不及交戰楚兵大敗二將敗走樊噲等大殺楚軍未得將令不敢追襲韓將軍之令矣呂馬通孫安出南門行至中途孫安馬上與呂馬通曰韓信今日令三軍辱罵其中有詐據今我等劫營恐難取勝不如且將人馬在此屯住密差精細軍校急急兩路打聽果是漢兵無備我等前進必然取勝若中奸計如之奈何我且與公在此等候若楚兵不勝卻遠出廢上大路為楚兵救應彼此俱得保全以為長策公意以為何如呂馬通曰倘一時不如所料大王問我等抗違軍令之罪那時如何分別孫安曰不然為將之道運籌決策須要知彼知此我料韓信用兵豈可比定陶之兵耶亦是個我意已決決不可前進於是呂馬通孫安按兵不動急差軍校探聽去不多時只見數個軍飛馬而來曰漢兵有備楚兵中計

已大敗矣將軍快調轉人馬大路上救援呂馬通孫安聞說即調轉人馬往大路上殺來正遇漢兵追殺章即正在危急之際卻是呂馬通孫安三千精兵殺來救應火把照如白日放過章即兵揮動人馬接住漢兵且戰且走韓信見有救應傳令漢兵且住未可追襲慮得慮先正是用兵妙處若一味莽撞便將前功盡棄矣真將軍真將軍張倉策馬近前曰章即勢窮力極正好擒拿元帥如何勒兵不追信曰窮寇莫追兵家所忌又况夜晚地利不便倘楚兵或有埋伏反難回轉不可不慮也韓信即鳴金屯住人馬令諸將各調本部伺候攻城未知上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韓信知章即之性故激之使怒即之敗敗於怒也不然豈真不知兵者 非韓信之功也

章即之過耳

第四十七回 滄廢上三秦悉定

且說當夜章即急奔入廢上因肩上中箭疼痛不止令醫人敷上藥用白絹縛了臥病不起傳令三軍各用心守把四門又星夜差人各郡縣調兵防護不題次日韓信催動人馬把廢上四門圍了傳令諸將照隊伍各安下營寨預備攻城之具晝夜攻打這廢上乃周舊固城也周圍都是高山山麓之下通白水大江城池堅固墻垣宏闊攻打甚難叔孫通張倉等入中軍與信計議曰廢上一時攻打不下各郡縣漸次調兵防守備董翳司馬欣再遣兵來協助城愈難破矣請元帥思之信曰吾在此籌度已定諸君所見甚有理料一二日便見攻打廢上之計且未可與諸君明言也叔孫通等退帳後當晚韓信同曹參帶領數健卒來到廢上城後高處密指與曹參曰此城下水自西北而來環城東南而去其流甚急汝可帶領一十人各具囊沙壅住水口使不得順流而下其水決倒轉衝入廢上不一時廢上入魚腹矣神出曹參得令是夜領兵一千人陸續暗暗到廢上城外東南河口邊以囊沙壅住水口况八月之時秋水正泛漲一



壘住水口那水不得順流直衝入廢上城來四邊墻垣俱是山石壘就遇水一冲便倒四邊水聲如萬馬奔騰勢如山倒韓信人馬連夜傳令暗移住西北高阜處北營章即正打聽韓信移營消息忽四邊水勢洶湧而來無法攔阻即大驚急同李良李恒呂馬通孫安一千眾將帶領家小從北門水淺處各乘馬冲殺出徑奔桃林大路逃難韓信引大軍追趕見水勢漸近恐滄没人馬傳令且紮住營一邊分付曹參放開河口疏通水道半日之間水勢俱下入城安撫百姓畢奉迎漢王車駕入廢上鄰近郡縣望風歸降王甚喜後胡曾有詩曰 此水雖非禹鑿開廢上山下重繫迴莫言只解東流去曾使章即自殺來 卻說章即夜走桃林漢王入廢上安撫百姓各郡縣歸附雍地悉定有中秦董翳司馬欣兩家得雍王飛報各要起兵救援不一二日又有人來報韓信用水攻已破廢上雍王夜走桃林各郡縣已歸漢矣早晚來攻中秦翟王董翳聞報與謀臣李芝計議曰韓信初破廢上兵勢大振况櫟陽人馬不多恐難為敵須會合楚王二處同力禦漢再遣人奏項王早發兵救應庶保守中秦言未畢有人來報大勢漢兵捲地而來所過郡縣望風歸附已到劉家鎮離櫟陽止百里遠請大王急出迎敵董翳遣大將耿昌副將吳倫領兵一萬出城五十里下寨以防漢兵自領兵一萬離城二十里下寨見塵土起處漢兵到來耿昌吳倫二將領兵出馬遙望漢陣上門旗開處韓信躍馬近前高叫二將早早受降免爾立見誅戮二將大怒各舉兵器徑奔韓信殺來韓信背後早有兩員大將各挺兵器縱馬出陣旗上大書一個是毋陽侯樊噲一個是絳侯周勃二將出馬與耿昌吳倫對敵戰不二十回合樊噲賣個破綻讓耿昌一刀砍將入來被樊噲手起一戟刺耿昌于馬下吳倫見刺了耿昌無心戀戰放馬逃回韓信揮動三軍將楚兵大殺一陣徑趨櫟陽城正遇翟王董翳韓信出馬當先答話董翳曰雍王誤中奸計廢上失守以此小人得志遂爾猖獗若我救兵應援汝已受擒多日矣信喝曰汝不過章即一僕吏耳即已誅戮汝何人乃敢鼓唇舌耶翳大怒縱

馬挺槍直取韓信信揮戟來迎二將戰未數合樊噲周勃二人各舉兵器來攻董翳抵敵不過望後陣便走早有漢將辛奇灌嬰預受韓信密計各領精兵三千遠櫟陽東小路從後殺來董翳見西邊人馬圍住鼓聲振地匹馬殺出繞近城下後邊喊聲大振又圍遠上來重重疊疊都是漢兵無計得脫韓信傳令軍士大叫董翳快降饒汝一死董翳下馬棚槍高聲呼曰勢窮力迫情愿投降眾軍士近前將董翳擊了四邊人馬各捲隊伍韓信回到中軍坐定軍士押董翳到帳下韓信急出帳以手拖翳上帳命左右設坐董翳拜伏在地曰亡國之俘受擒麾下得賜收錄已為再生豈敢與元帥行賓主之禮耶信曰賢公乃秦名將受封為王今不棄歸漢三軍免鋒鏑之傷百姓領安康之福得事明君不失舊爵同為漢臣何分彼此翳見韓信如此厚德遂入帳就席而坐信曰賢公既為漢臣有一言奉告見今塞王司馬欣建都高奴間漢兵臨境定領兵出迎勞人動眾非兵之善者也意欲煩賢公修書一封轉達塞王早來納款歸降漢王仍照舊封爵以共扶王室豈不美哉翳曰請元帥大軍進城安撫百姓某即修書差謀士李芝前赴高奴說塞王歸漢未知尊意以為何如信曰大兵正要進城隨傳下將令著後隊人馬近城住扎其餘盡數進城董翳策馬到城下方欲叫門只見城上已豎起降旗城門大開兩邊百姓俱設香案迎接百姓先降漢兵韓信分付三軍不許搔擾百姓四門張掛告示曉諭軍民人等知悉即令董翳修書差李芝前赴高奴說司馬欣歸漢一日到高奴離城三十里外司馬欣安下營寨以防漢兵李芝到城下即傳報進城塞王殿下著李芝進見李芝將翟王書持上塞王拆書觀曰 翟王董翳再拜塞王麾下秦惟無道諸侯離散楚兵西來勢不可敵此時從雍王之命率兵歸降實出不得已也方今漢王寬仁大度天下屬心初約入關即當為王後楚背盟左遷南鄭天命靡常惟歸有德語連陣也多對了起兵東征所向無敵韓信用兵仿佛孫吳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智取散關水滄廢上席捲而來勢如破竹某順天意昨已投降蒙款以賓



禮不失王爵恐王孤立終難自保唇齒之邦互相寒暖同舟共濟患難為命故養幕賓李芝馳書上聞惟王鑒納不宣 塞王看罷書大怒曰未曾與聘夫交兵便束手歸漢豈大丈夫之所為耶遂將書扯碎喝令左右將李芝叉出芝歎曰大王兵不滿數萬將佐不過數人二秦已破高奴孤立項王遠駐彭城鄰邦為敵國大王智不及韓信勇不及樊噲一敗之後有家難入有國難投那時追想翟王之言則亦晚矣大王幸思之塞王拔劍益怒曰汝量我無智勇我今出陣務生擒樊噲立誅聘夫為語汝當受我一劍芝曰罪臣不怨悔也塞王便呼左右將李芝監候即傳令點關軍馬先差副將劉林王守道領兵一萬為先鋒次後司馬欣領兵四萬出高奴投櫟陽來不遠下寨早有跟隨李芝軍士聞塞王扯破來書將李芝監候星夜回櫟陽將前事備細說了一遍董翳亦怒徑來中軍說與韓信信歎曰量此無智匹夫如砧上肉耳吾當擒之言未畢有探馬來報司馬欣離櫟陽五十里下寨只見樊噲聽得董翳傳說司馬欣要生擒樊噲噲咬牙切齒急到信前稟說噲情願與司馬欣決箇勝負務要擊來見元帥以雪其恨好樊噲信曰將軍如要去我有密計必須如此如此方可取勝樊噲得令當晚來董翳營計議曰暗想司馬欣甚是無禮將賢公書扯破又將李芝監候若不定計擒來以塞其口反惹他恥笑董翳曰將軍有何見教噲曰若要捉司馬欣須要將賢公的親人綁縛了我同心腹百人今晚去欣寨投降彼必收錄明早公可來營索討彼必出營答話我等隨後一發齊上決然捉欣彼三軍無主自亂而高奴亦可破矣翳曰吾有長子董式極其驍勇公可縛去假作投降彼方準信其其餘者恐彼不信也噲大喜即時選健卒一百名同柴武雜在眾軍卒中變其尋常服色徑從櫟陽僻路來離五十里早到欣寨伏路小校密問來歷傳報司馬欣欣曰著進來噲進營見欣畢便說我等原是楚兵隨翟王鎮守櫟陽不想翟王歸降了韓信我等終日思想故

土幾時得回楚地昨日差他長子出城探聽大王消息我等眾人灌得他大醉捉來投獻大王司馬欣真驍子馬欣看是董式大罵曰汝父與我同受霸王封爵卻如何背叛歸漢且押去與李芝一處監候待捉了董翳一齊解赴彭城今晚且收在營明日發落眾人拜了出外伺候次日早董翳領人馬來搖旗吶喊請塞王答話有先鋒劉林王守道見是翟王且不敢攔阻傳報與司馬欣欣全權帶一馬當先與董翳相見翳大罵曰汝不知天道不曉存亡想項羽殺了子嬰坑了降卒正是我等讐人我今背楚歸漢深合天道我有書曉諭汝知汝卻扯碎我書監候謀士昨晚又捉我長子前日敢說生擒樊噲立殺韓信汝若敢與樊噲對敵一合我即當下馬受縛那司馬欣聽了這話便大叫曰汝便著樊噲來我與他對敵一言未畢只見樊噲轉上來一把揪住拖于馬下便叫曰我便是舞陽侯樊噲也那一百軍卒同柴武各執兵器高叫曰汝等眾軍卒若早降漢免汝一死眾軍卒齊聲曰情願降漢有先鋒劉林王守道見不是勢頭急率三軍來救有樊噲柴武同董翳各執兵器來戰二將二將見捉了司馬欣無心戀戰只要逃走卻被三將戰住不肯放無路回轉槍法早錯亂不定樊噲便刺下劉林柴武便捉了王守道三軍倒戈卸甲情願歸降眾軍卒押司馬欣等赴中軍報功一邊放了董式韓信便喚軍士押過司馬欣來信曰楚王乃秦之讐人漢王曾有大恩於秦汝曾為秦將正當為秦而歸漢此乃順天者昌也昨翟王有書轉達乃敢口出狂言畧無忌憚今被擒來有何理說司馬欣低頭不語董翳樊噲等眾將勸曰塞王誤受楚封實非得已今到麾下願元帥寬恕仍望奏過漢王照封王爵料彼傾心事漢決無二心也信著武士放起司馬欣向韓信行禮畢與眾將相見信差人傳報與漢王說櫟陽高奴二處悉定請車駕安撫三秦復取關中一面傳將令三軍進高奴城張掛榜文曉諭百姓放了李芝有探馬來報漢王車駕離廢丘過櫟陽安民三日前來高奴與元帥約會復取咸陽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看韓信收二王仁義禮智無不畢備不特勇也

第四十八回

韓信用計取咸陽

卻說漢王離櫟陽至高奴與韓信約會王謝曰前日蕭何素薦將軍寡人用之果建大功非將軍廟謨神算何以至此信曰此非信之能乃王威武所及三秦束手而降也使漢終守此三句必無未央之患王曰今將軍已破三秦矣咸陽指日可得但不知何日起兵信曰咸陽不難取所患章邯雖逃于桃林離廢丘不遠倘乘漢兵過關中復舉兵而西仍取廢丘據險以阻漢之糧道不亦深為後患乎王曰為之奈何信曰王且同眾將暫注高奴臣親領一旅之師前赴桃林立誅章邯則除後患矣王大喜信次日領兵一萬帶樊噲周勃柴武辛奇四將征赴桃林且說章邯箭瘡方平復正欲差人催楚救兵復取廢丘聞人來報韓信人馬離桃林不遠邯曰前日誤中胯夫奸計令不知正又來逼逼爾眾將齊心用力務要與胯夫決個雌雄孫安曰以臣長策只可深溝高壘待楚救兵來此時不可與彼出戰恐復中奸計已不聽爾之計邯曰楚王已報去許久不見救兵到來倘圍困日久兵窮糧盡愈難支矣我兵利在連戰不可怠緩遂不聽孫安之言即分付呂馬通季良季恒孫安點兵五千隨章邯殺出桃林城來只見韓信兵至桃林門旗開處韓信出馬高呼曰章邯早降免汝一死邯怒曰胯夫敢與我決一死戰耶章邯勇而韓信方欲迎敵只見陣後早有樊噲周勃二將各挺兵器來戰章邯陣後呂馬通等四將齊出截戰兩邊金鼓齊鳴喊聲振天未數十回合韓信見邯後軍漸漸轉動呂馬通等各抵敵不住卻揮動漢兵急令辛奇柴武二將徑往陣後沖殺過去即兵勢弱正欲逃走怎當這生力軍沖殺過來即兵大敗欲奔桃林已被辛奇柴武據住後路韓信又著樊噲周勃追殺邯兵兩處不能救應章邯見四邊無路都是漢兵圍困止呂馬通等數人相隨又兼箭瘡崩裂疼痛不止恐被韓信捉住有辱威名遂拔劍自刎季良季恒遂死於亂軍之中呂馬通孫安見章

邯已死急趨降旗下情願納降韓信鳴金收軍著呂馬通孫安近前以言撫之曰汝二人可謂知天命矣

便章邯早來順附豈有今日安曰章將軍特勇取敗若聽某二人之諫亦豈有今日耶信曰桃林城見有

多少人馬將佐還有幾人呂馬通曰城中人馬不上五百再無將佐其餘皆是百姓韓信遂傳令進城信

入城安撫百姓畢次日三軍就起身回到高奴領降將呂馬通孫安朝見漢王王乃封前職隨軍聽用待

有功之日再加封賞二將拜謝其餘降卒各分入隊伍大小將佐點視停當起兵前進咸陽大路來卻說

咸陽守將司馬移呂臣一向在咸陽住札累次申文飛報與項王說漢王用韓信為將下散關破三秦指

日到咸陽楚勢甚危而項羽未必知也乞發救兵接應不見救兵到來正在惶懼之際卻聞探馬來報漢兵已過扶風

離咸陽不遠司馬移與呂臣計議救兵未到我等入馬不多况三秦尚不能為敵量此咸陽豈能堅守近

日城中百姓聽見漢王到來個個都有歸附之心如之奈何呂臣曰再星夜差人討救兵料范亞父定有

區處司馬移呂臣一邊點開人馬上城防護不題卻說韓信來到咸陽先差人打聽城中消息數日差人

來報說咸陽司馬移呂臣計議只等救軍到來方出城對敵見今將咸陽城緊閉城上人馬防護甚嚴信

聽說尋思咸陽城甚堅固一時攻打如何得破須用智取庶不延緩時日隨喚呂馬通近帳下信曰汝來

歸漢未建大功今差汝帶領原降楚兵就打原用旗號並所得項王發下各路防守批文汝帶在身邊假

作救兵賺開城門我卻遣兵一擁而入咸陽垂手而得也愈奇此便是將軍降漢一勳績也馬通曰元帥

將令敢不從命但批文印信雖真月日不同為之奈何信曰我隨軍亦有洗磨改寫之人就於文箱內檢

出三秦原行批文命酈生帶來文士李曷此人極機巧看了批文一遍就到一僻淨去處去不多時將批

文呈上與韓信看日月俱改寫停當各條字眼洗補不差分毫儼然一新來批文也信看罷大喜遂與呂

馬通收執就點開原降楚兵並原來旗號又同孫安等共降兵五千從涇渭迤北僻路遠向東南而來直



抵霸陵徑奔咸陽大路韓信卻差樊噲周勃斬柴武領漢兵一萬隨呂馬通後哨徐徐而進待賺開咸陽乘機一擁而入城上豎起漢家旗幟眾將得令去訖韓信請漢王且暫屯軍馬打聽咸陽消息如漢兵已進城待飛馬報來車駕方可前進且說呂馬通一千眾將帶領原降楚兵密從涇渭僻路達到咸陽迤東大路而來到抵城下報入城裏司馬移呂臣聞楚有救兵至急上城見楚兵旗號便問楚兵有甚明文可打上來驗看呂馬通策馬近城下將原文書打上城與司馬移呂臣看了見是印信文書隨合軍士開城放進楚兵來呂馬通曰人馬二起陸續進發還有後哨便到那時楚兵緩緩進城將近日落後哨人馬已到城下塵土冲天軍勢甚大司馬移看見便傳令且著後哨人馬屯在城外明日進城只見頭起人馬進動勢不容已後哨人馬乘勢一擁便入那傳令軍士便道後哨人馬且住到此時那裏那後哨為首數將將傳令軍士手起擗番五七人眾軍士吶一聲喊便殺起來眾將徑奔城上將司馬移呂臣擊住一刀一個殺了提頭曉示眾人吾乃漢將樊噲周勃斬柴武也奉韓元帥將令賺開城門已將司馬移呂臣殺了汝等若是歸附免致誅戮眾人皆曰漢王先到咸陽該作關中之主不想霸王背約封漢王往褒中去我等終日思想漢王今日到來情願歸降樊噲等大喜便豎起漢家赤幟差人飛馬報知漢王一邊安下營寨一二日漢王人馬到來咸陽百姓扶老攜幼出城三十里單食壺漿迎接漢王光景自跪伏在地曰自從陛下往褒中去終日思想不意今日復來咸陽我等萬民之福也漢王安撫畢進城兩邊百姓各家門首設香案迎接漢王至咸陽舊殿打掃潔淨陞殿坐定韓信領大小將佐朝見行禮畢一邊傳旨張掛榜文安撫百姓一邊擺設筵宴賞勞眾文武將士畢計議東征信曰咸陽雖破而關東有魏豹申陽二王未歸附倘項王率兵而來會合二王與漢兵為敵恐三面受敵則難與爭鋒矣漢王曰如之奈何信曰必得一奇謀之士說楚且移兵伐齊臣卻南破平陽魏豹東破洛陽申陽關東既定項王不難敵也王便

問那個謀士去說二王只見中大夫陸賈奏曰昔日陛下西伐秦臣於洛陽投見遂入褒中今三年未歸臣妻子父母俱在洛陽存亡未保臣欲歸省父母就用言說申陽歸漢然後至平陽說魏豹料二王必有所遇焉王甚喜隨取金十斤賞賈為路費當日賈辭漢王先赴洛陽來進城即到家父母妻子俱在拜罷父母與妻子相見問候起居父母曰多虧申王自從爾隨漢王西征終日差人供給米糧衣服一家得受溫飽皆王之恩也爾可朝見謝王供給之恩賈聞說甚喜隨整衣冠赴朝前來見申陽陽間人報說陸賈回家陽曰陸大夫隨漢王西伐今經三年凡有謀議大事無人相語今幸回家可著人請來言未畢門官來報陸賈在府前伺候二人湊合甚巧陽曰快請來賈入朝見申陽陽笑答滿面以手扶賈曰自從大夫從漢王西行久去未歸家下每差人看管終日望大夫回來以慰所思賈曰臣奉命隨漢王西伐不意漢王苦留臣隨行臣見漢王乃長者既有苦留之意臣不得已在此褒中住居許久昨破三秦至咸陽臣告辭來見大王家下父母妻子蒙大王供給厚恩臣父母妻子得以全活不然則飢餓凍餒死矣大王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能報也申陽又問漢王為人何如賈曰漢王寬仁大度撫愛將士今拜韓信為將未一兩月以來下散關破三秦智取咸陽隨到郡縣望風而來歸真有道之君也將來漢王決成大事申陽曰我亦聞漢王有德久欲歸附但楚之強大不可輕犯倘我歸漢霸王知之決不干罷此位恐難保也賈曰漢王近日兵勢亦盛况兼韓信用兵如神若兵過洛陽亦當遠避免波攻擊也陽曰然陸賈初欲說陽歸漢因見陽相待甚厚不忍下說詞又見父母妻子得所遂安心留戀於洛陽無復歸漢矣陸賈如此為漢王在咸陽等陸賈去二處說申陽魏豹歸降久未見回音正憂悶間有人來報司徒張子房出藍田將至新豐預先差人報入咸陽來漢王聞張良將至甚喜隨差灌英曹參出郭迎迓韓信聞知亦差薛歐陳沛二將遠迎漢王傳旨置酒席與張良接風王正在殿上等候有人飛報入內張司徒已到朝門之外矣漢王下殿門



步行至承德門遠見張良疾趨而來王笑而言曰先生久不相見使我終日懸想以手攜張良至殿上張良拜伏在地曰自別陛下以來雖未日侍左右而此心無日不在王前也臣別陛下時曾告入關中幹三件大事好子說項王遷都彭城使六國叛楚尋一個興劉滅楚元帥至咸陽與陛下相會臣今三事皆已幹畢敬來咸陽相見陛下王大喜扶良曰三事皆蒙先生勞神邦今得出褒中相會於此者先生之功也他日當勒名金石萬代不磨矣良朝王畢又與諸文武將佐相見有韓信近前謝曰蒙先生舉薦之力漢王不次擢用大遂所願終身不敢忘感德也良曰將軍累建奇功威名大振可謂不負所舉矣只見殿上筵宴已設下漢王召羣臣陪坐親與張良把盞君臣宣暢一堂笙簧齊奏其日甚樂各散次日漢王與韓信張良計議魏豹申陽二處未歸附陸賈去久亦未見回倘楚兵西來何以應之良曰陸賈歸洛陽乃父母之邦留戀故土豈肯說申陽歸漢魏豹素有虛名妄自尊大陸賈亦難下說詞也二處須臣一行必隨機應變鼓動其心務使二王歸漢那時韓將軍方好東征信曰連日正想得先生妙算方得二王歸附若陸賈之行不過托此以為歸鄉之計也王曰但先生方來相會不忍又勞遠行也良曰天下未定豈容安居自得飽食終日耶臣今辭陛下就仍寫書表與楚尊意伐齊使無西來之意此策高出於諸將之上可與淮陰定計臣到平陽洛陽二處料二王不勞陛下張弓矢而下也良辭漢王來說魏豹申陽不知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看淮陰取咸陽勢如破竹可見著數已定

第四十九回 張良說魏豹降漢

張良一邊修書表遣人齎彭城一邊帶領應該使用之人密密投平陽洛陽二處不題卻說霸王一日設朝咸陽累次差人求救續後又聞咸陽已破現今漢王建都關中各郡縣望風歸附地方五十餘處皆屬漢王不日東來深為未便霸王大怒曰量此勝夫有何識見取我三秦襲我咸陽使劉邦得以大肆猖獗

也就點三軍刻日啟行西征若不擒劉邦誅韓信誓不旋師也范增曰臣昔日曾屢薦韓信此人若留用須當任以大將之職若不用當殺之以除後患陛下不聽臣言使彼歸漢今卻動陛下聖怒也霸王曰章邯老輩原無才能司馬欣董翳皆鼠輩咸陽亦無大將把守以致中韓信奸計雖失此數處皆不足為憂若我大兵一臨管教劉邦韓信為齏粉矣韓信言未畢朝門外有人來報韓國張良遣人齎齊國書并張良表文上見王曰召進來其人將張良密表并書呈上王先折表曰韓國司徒臣張良頓首上言西楚霸王皇帝陛下臣良蒙陛下不殺之恩遣歸本國得以營葬故主優游歲月入山採芝臨溪觀水訪蓬萊於仙洞求真丹於方外仕途趨趨無復前進然雖遠處林泉而此心未嘗一日忘陛下盛德也近聞漢王欲召臣從事臣力辭以疾且無心於登涉久矣豈獨一召不往雖百召亦無往從之理又有齊梁二國亦來召臣臣亦堅志力辭齊梁已知臣無心於功名矣不復來召其後有檄書傳至韓國語言狂妄意有圖天下之心臣蒙陛下聖恩既知隣國作亂安敢隱忍而不明言耶臣料漢王見識欲得關中如約即止無復有東來之意若齊梁二國傳檄各國志在不小深為陛下後患請即發兵屬音齊梁制服其心使無復恣肆則大事定矣此說恐欺不得人只好欺項羽無謀人耳然不料范增如或漢有他志乃轉兵而西一鼓可擒也臣鄙見如此惟陛下察焉臣良不勝戰慄恐懼之至霸王看罷表文復又折開齊梁檄書曰齊王田榮梁王陳勝書拜諸王麾下嘗聞天位以有德而居至德以大公而盡無德不足以居天位也非公不足盡至德也項籍劉邦受懷王之約先入關者王之天下所共聞也及劉邦兵不血刃而取關中必如懷王之約則劉邦當為秦王矣籍乃背約而左遷諸侯大肆不道陰弑義帝既為無德又非大公桀紂之流亡秦之續非獨有國者當奉行天討以誅此僭亂凡庶民百姓亦當告諸天地人人可得而誅也今專人敬齎檄文早賜發兵會合諸侯共誅項籍無道明正其罪以讓有德天下萬民之幸也檄書到日



早為施行不宣 霸王看罷檄文以手拍書案大罵曰齊梁二國匹夫敢如此無禮我先滅齊梁後伐韓  
 信即發付差人回張良去訖范增曰陛下息怒此是張良恐楚兵西征故將此書以激聖怒使陛下無意  
 西行漢王得以從容行事也君臣如此雖然雖是計但齊兵勢大力強不可不先伐以除剝床之患將計就  
 計當從張良之議而漢之為惠實是心腹之疾尤不可緩當傳旨二魏嚴加防守以阻漢兵待陛下伐齊  
 梁之後即旋師西行伐漢勿誤也霸王曰然即發兵伐齊梁遂不西征果中張良之計矣卻說張良離咸  
 陽到平陽入的城來看平陽景致山川秀麗風土温厚古為晉陽今屬西魏人物繁盛地利險阻到魏王  
 大門外令左右報入內說韓國張良來見左右入內報與西魏王魏豹曰張良為何來見傍有大夫周叔  
 曰張良乃說客也雖蘇秦張儀皆所不及此來必是為漢王作說客耳大王當斟酌之豹曰如彼下說詞  
 吾有寶劍正欲誅此狂士叔曰張良名在六國天下所知也雖霸王亦不加誅大王但當以禮相與不可  
 輕聽其言可也豹分付左右請張良入內相見張良入內與魏豹行禮畢豹曰聞公在漢王麾下今來有  
 何見教良曰臣因漢王過韓國借臣伐秦前已辭歸韓國昨聞東征入咸陽差人累次召臣臣已無心功  
 名久矣但念漢王乃長者昔嘗受知遇之恩今特來一見即辭回本國適過西魏聞大王乃有德之君威  
 名重於六國一路無一人不稱頌其德臣平日仰慕大王尚欲請見今既親到魏國豈可不願求一見以  
 慰渴仰之懷耶此等語便可動魏豹矣豹聞良語甚喜延之客席飲酒問豹曰方今六國縱橫楚漢交兵以先  
 生識見何國當興何國當亡必有廢興存亡之數先生深曉世務平日定有高見良曰若論天下之勢漢  
 業當興楚終滅亡觀漢王昔神母夜號已有徵瑞即今捲席三秦智取咸陽四方郡縣響應不兩月得地  
 方五千餘里天下歸心諸侯仰德良雖韓國人聞漢王到咸陽不遠千里而來以求一見昨各路諸侯俱  
 上表歸降只說漢不說魏得說約之智矣如齊燕大國亦皆納貢良夜觀天象知漢王將來決為天下主也據楚今日雖

強大諸侯不得已歸之若一日楚王挫動銳氣六國必相離叛楚豈能久耶燕齊深知天命善達時務所  
 以屬意於漢以圖富貴久遠真為有見齊燕號稱大國尚且如此况其餘諸侯乎良見人心如此順應所  
 以知漢業當興不待推論而可知也豹聞張良之言急起身執一杯酒奉良曰據先生之言漢王決得天  
 下我亦嘗思今日雖封為王但孤立於此恐難久遠適聞先生之言感動我平日憂慮之懷今亦欲屬心  
 於漢不識先生肯薦引之乎良曰某深慕大王之賢入其國即來請見倘王有心歸漢漢王極大度能容  
 人良如引進漢王必患難相保與大王共享富貴也大王亦免平日憂慮之懷矣周叔在屏風後聽張良  
 說魏豹又見魏豹已被張良說倒急從屏風後轉身出來近豹前曰大王不可聽張良之言倘霸王得知  
 必興兵與魏為敵大王將何以應之乎此遠有所慕而近有所遺也良大笑不止叔曰公何大笑良曰我  
 笑大夫不知強弱不曉時務不能真知霸王為人所以大笑也雖是說法實應理勢如叔曰何為強弱良  
 曰秦將章邯昨封為雍王鎮守西秦帶甲二十餘萬較之西魏孰為強弱韓信一出水滸廢上章邯自殺  
 勢如破竹不必如霸王久戰之勞也觀大王之見可謂不知強弱矣叔曰何謂不曉時勢良曰天下有一  
 定之時有一定之勢方今時尚未定勢亦未定霸王恃己強暴未曉天命雖圖天下而未得其時也不都  
 關中而都彭城雖霸諸侯而失人心未得其勢也漢王隆準龍顏行動時有瑞雲現於其上芒碭斬蛇神  
 母夜號天命有歸百代真命入關之初兵不血刃知人任使人心歸附得天下之時審天下之勢惟漢為  
 能也大夫不欲大王歸漢所以不曉時勢也叔曰如何不能知霸王為人良曰霸王記人小過忘人大恩  
 如齊燕無過封王未久一旦舉兵伐之使二國再無寧日觀此若二魏亦難自保不早為之計大王孤立  
 於此倘霸王破齊燕而轉兵於魏大王能禦之乎自然大夫不知霸王為人於此可見矣周叔被張良說  
 得無言可答魏豹叱之曰張先生之言深合吾意急寫降表預備進貢同子房公入關中降漢倘霸王如



來伐魏吾即與漢合兵一處同力伐楚此不易之長策也良曰如大王之言誠萬世之計他日富貴永遠幸無忘今日之鄙見也王分付降表并進貢俱收拾停當次日周叔同張良赴咸陽來見漢王後史官讚張良為說詞有詩曰 口若懸河倒百川風雲機變話中傳平陽帶甲連千里不及先生數句言 張良同周叔齋表文進貢一日到咸陽投見漢王張良備道魏王屬意於漢命大夫周叔同臣齋表前來進貢王聞大喜周叔呈上表文曰 西魏王豹稽首頓首上言派流支遠而終歸巨海羣燕飛鳴而必棲樑棟魏處西隅未沾王化仰聞漢德日升川至制服三秦而章邯授首仁昭百粵而齊楚畏威天下歸心諸侯順附約等願從王命任為驅使土地人民皆屬統理惟王鑒納臣豹不勝佩服感戴之至 王覽表甚喜周叔又將進貢名馬白璧設於王前王命收訖仍管待周叔甚厚叔見漢王與臣下相待如賓客飲食帷帳皆如漢王叔益喜自思漢王真長者張良之言誠不誣也籠絡英雄此漢王長技次日叔辭漢王還國王以手書回答付周叔仍賞賚甚優周叔回見魏豹備道漢王盛德豹大喜周叔將漢王手書呈上豹折書捧讀書曰 漢王手書拜付西魏王足下邦聞王之名久矣乃周畢公之裔世為賢王德被魏土誤為楚屬人知其非幸蒙不棄與漢結好協力贊襄以成王業凡有謀猷相賴輔翼疆宇弘開咸歸一統懋著元功魏基布展帶礪山河共享富貴如有艱險誓與為助王其鑒之 魏豹讀罷手書即命左右收於書筒自此魏豹背楚已歸漢矣卻說張良已說魏豹歸漢復辭魏王往洛陽說申陽帶領樊噲灌嬰并人馬三千臨行時附耳分付汝等照依如此如此不可有誤三將領命先往洛陽去訖且說申陽自得陸賈回洛陽終日與賈議論國事一日正相議間忽有人報曰有漢張良在門外欲參謁大王申陽與陸賈曰張良此來何為賈曰張良此來必為漢王作說客來說大王歸漢若大王果有心歸漢當從其說若專意西楚即將張良捉赴項王處獻功不勸申陽歸漢反捉張良獻楚陸賈可殺范增深惡張良而必喜大王實心向楚早晚在項王前稱讚大

王此所謂害一人而成大謀也申陽曰我既受楚封豈有歸漢之理賈曰大王若專意在楚臣且迴避王可與張良相見不待良開口便著武士捉住星夜差人押解彭城申陽曰此計甚妙便著門吏喚張良進見張良尋思申陽商議許多時方召我入見定是陸賈定計害我豈知我已有成算矣遂徐步入見申陽只見申陽仗劍坐于殿上大呼曰張良此來必欲為漢作說客耳昨楚王有詔旨各國凡遇張良即時擒捉解赴彭城今不意卻來我國正合詔意便呼武士將張良捉了左右不容張良開口就綁縛於殿下張良任他擒拏更無一言回答暗自歎申陽就令部將郭廩帶領一百軍卒押張良前赴彭城來見霸王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漢王賞陸賈黃金十斤可惜可惜

第五十回

調陸賈智賺申陽

且說申陽拏了張良命部將郭廩押解去見霸王陸賈復進言曰郭廩去見霸王恐不能應答臣須隨行就打聽霸王伐齊梁二國消息亦與范增通好以安其心中陽預備禮物并陸賈路費之資打點停當分付陸賈疾去早回賈拜辭申陽從洛陽大路進發卻說郭廩押張良行未五十里遠忽聽一聲鑼響大林中特出一員大將當頭高呼曰來者是何處軍卒押解甚人過此快留下金馬方放爾過去郭廩曰吾乃洛陽大將郭廩也領洛陽王之命押囚犯赴彭城見霸王去汝有耳目必知楚國之強我申王之勇急早放過去免爾一死其人馬上大怒曰汝以楚王為強申陽為勇自我視之如嬰豈耳舉手中方天戟直取郭廩郭廩戰不數合被其人一戟刺郭廩於馬下眾軍卒撇了張良落荒便走其人領人馬追趕行不過一二里正遇陸賈帶領數從人自洛陽大路而來其人見了認得是陸賈便叫眾軍士快縛了眾軍一齊上前將陸賈拏了此人不是別人乃漢將樊噲也隨同到大林中眾人已將張良釋放張良在樹下坐



定拳陸賈近前良責之曰汝從漢王褒中三年相待甚厚今卻勸申陽害我是何背德如此耶賈曰我之從漢王其事與先生同也先生不忘於韓猶賈之不忘於魏也賈無二心先生豈有二志先生始終為韓報讐賈亦始終為魏以盡此心耳先生何責於賈而視為背德乎行若耶良曰汝雖巧說豈不知漢王為長者當勸申陽歸漢可也何乃專意事楚反與漢為敵耶賈曰亦亦兩請以為事漢乎事楚乎申王曰吾受楚封當專意事楚某遂計擒先生以獻於楚是申王之為楚臣也樊噲大叫曰陸賈擒先生以獻楚見申陽之忠也吾今擒陸賈以獻漢亦見我之忠也又何辨說之有遂將陸賈縛前驅徑奔西行只見原押張良軍校一百名殺死者止十數名其餘俱逃回報與申陽曰郭廩押解離洛陽未及五六十里遠被一夥強人攔住索要金馬之類郭廩不與遂與交戰不數十合被強人將郭廩刺死張良搶去我等逃回又被強人追趕未及二三里遠正遇見陸大夫亦被強人捉去不知存亡我等徑自逃回申陽聽了這話大怒曰那裏有此等強人敢如此無禮就整點一千人馬出洛陽城往前追趕到大林中探看不見一人問近村居民盡說早間有些人馬各四散不知所往申陽猶豫不決左右曰大王只照大路趕去料亦不遠申陽急催人馬方欲從大路來趕只見有三五個客人各背行李正從大路來申陽著人詢問眾客人道我等從前路來並不見有軍馬申陽尋思此正是強人搶奪了陸賈盤費從小路去了隨調轉人馬往小路追趕路徑盤旋溪澗曲折行不上三五里天色已晚申陽又惟恐強人害了陸賈性命又見路徑難行心內正焦躁間忽聽坡邊一聲砲響火把齊舉樊噲一馬當先手起一戟刺來便按住手大喝曰我看陸賈之面饒汝一死樊將軍八面威風張先生一身計策那申陽惶惶之際急難措手若非張良分付樊噲申陽已死矣申陽勒回馬便走夜晚不防土坡邊轉出數人將絆馬索齊舉把申陽馬絆倒眾軍卒將申陽捉了樊噲見夜深急鳴金收軍扎往營寨縛縛申陽來見張良張良秉燭坐于帳上見押申陽來急下帳親解其縛

扶於坐上拜伏在地曰良奉漢王之命請大王合兵伐楚為天下除此強暴不意大王不從欲捉張良解楚此皆張良預先算定這條計策先調陸賈後賺大王方纔樊噲無狀欲害大王多得陸大夫再三為大王哀告因此不敢下手良觀漢王有德長者與項王大不同王當歸附富貴可保國祚綿遠請大王熟思之陸賈從帳後出急勸曰大王當從張司徒之言可屬意於漢以保富貴久遠也陸賈至此不得不勸况今洛陽城已被灌嬰賺入矣今日樊將軍欲襲害大王臣再三哀告得以保全乃有今日觀漢王有如此豪傑大王不可違也申陽曰事既到此勢不容已即請張先生同到洛陽城安置眷屬停當就同陸賈往見漢王未知張先生之意以為何如申陽未決良曰就同大王進城亦何害隨調轉人馬回洛陽城到得城下只見城上皆漢赤幟軍士嚴整四門緊閉灌嬰立於城頭下大呼曰某奉張軍師將令昨晚已進城安撫百姓著軍士把守府門不許有人出入申陽看罷目瞪口呆知所措暗思張良真神人也張良近前著開門只見放開西門張良樊噲同申陽陸賈眾軍士徐徐進城兩邊百姓安堵如故雞犬不驚申陽歎曰漢王善能用人觀此便知軍法矣隨張良樊噲入內灌嬰曰二公未可入內恐人心或有變某扎營在此請大王軍師樊將軍在營相會申陽復歎曰漢家有如此人物豈不足以王天下乎遂折箭為誓曰大丈夫一言既出豈容更變况張司徒樊將軍亦非尋常人漢兵俱把守四門灌將軍扎營在此洛陽已為漢有矣又何多疑焉言未畢有人來報又有枝漢兵到來以為接應之兵為首二員大將周勃柴武統領精兵三千見在城下扎營欲來與軍師相見樊倒良曰請進來二將進城見張良行禮畢與申陽陸賈眾將俱相見良便問二位將軍緣何勞兵馬遠來二將曰軍師離咸陽二日元帥放心不下復差某二人來接應陸續有十數起探馬接應馳驟終日有消息傳報某到潼關已知軍師計取洛陽一晝夜傳報五六百里此正謂飛報軍情也申陽聞說驚訝不已遂請眾將入內設筵宴款待眾人次日張良眾將同申陽陸賈赴咸



陽來一路探馬飛報往來不絕來到咸陽進了城只見門禁嚴肅軍伍齊整傳報入內漢王陞殿張良樊噲灌嬰周勃柴武見畢備將調陸賈賺申陽詳細說了一遍漢王大喜曰若非先生妙計如何一舉兩得也隨召申陽陸賈進見左右傳出不多時申陽朝見漢王王以言撫之曰賢王雄鎮一國威名日著久欲共成王業不得已使子房計請過咸陽一會幸賢王不棄不遠數百里而來甚慰鄙懷申陽曰大王盛德日隆天下仰望今見諸將威武謀臣神算知天命有歸臣等敢不委心効力以圖報萬一也陸賈慙色拜伏在地漢王歎曰人各為其主既到本國安有復事他人理今日來見乃從洛陽王之命耳吾必不過責也汝何負愧焉寬仁大度賈謝曰蒙陛下三年知遇之恩終日不能忘於懷但臣歸家父母有命遂戀戀不能捨以此失信臣該萬死也今乃不即加誅過蒙撫恤愈彰陛下天地之量覆育之仁也王遂設宴款待申陽命韓信等諸將相陪盡醉方散申陽歸公館甚喜次日朝見漢王王命回洛陽照舊為洛陽王陸賈仍留在韓信麾下聽用卻說韓信與眾謀士計議今二魏已平連日主公欲思東征又念太公久在豐沛不得迎養但無人密計搬取諸君有何良策相與圖之如何至此有大將王陵曰陵昔年聚黨於南陽結識二壯士其人乃的親兄弟一名周吉一名周利極其驍勇人不可及嘯聚二千精兵與陵為刎頸交此二士最豪傑不願出仕惟圖山林快樂嘗令軍士開墾閑地無事耕種以為常產有事則集聚操練以禦強敵但到處無不取勝不擾鄉村不害百姓以此數年之間人強馬壯鄰近郡縣居民多有來歸附者近聞人馬增添有一二萬陵今情願約二壯士帶領軍兵至沛縣搬取太公并家眷就著二壯士護送至中逢元帥卻差人馬接應管交一路無事直抵咸陽若今動軍馬搬取倘霸王知覺決差人邀截難保無事以陵愚見如此不知元帥以為何如信曰此論極妙若將軍能幹此事就是出關第一功也韓信隨奏王陵備細說搬取太公如此如此漢王大喜曰將軍如幹此一事庶免我日夜思念也王陵遂拜辭漢王帶

領一二從人當日啟行未知如何取太公下回便見

總評 以洛陽陸賈一人而當漢家將佐不亦螳臂車輪乎

第五十一回 王陵迎太公入漢

卻說王陵領漢王家書同從人打扮如商人模樣離咸陽赴徐州沛縣來不題卻說霸王正在彭城遣兵伐齊梁一連接三五道飛報說西魏王魏豹洛陽王申陽俱領兵降漢各路郡縣來人馬歸附關東一路十分緊急霸王聞飛報便與范增計議曰韓信自離秦中以來侵奪朕疆界七十餘里深為後患朕須親領大兵務擒韓信誅滅二魏卿以為何如增曰見今齊梁未下各諸侯離叛陛下如西征則彭城恐難守也不如差人過沛縣將漢王家屬拘繫彭城使各路嚴加關防待齊梁既定然後禦漢兵未遲也霸王當差部將劉信帶領步兵一千前往沛縣拘繫漢王一家老小密從豐澤小路而來拘繫家屬是范增實用劉信領旨前到沛縣傳旨分付縣令拘喚弓兵胥吏人等即將漢王舊宅圍了盡將太公等一百二十口家眷盡數檢拏點檢明白隨將一應家財著縣令封鎖差人看守待奏過霸王再作區處信領一千步軍押解太公等家眷赴彭城來從豐澤小路進發方行有二十里遠只聽樹林中一聲砲響走出三員大將軍領三千人馬攔住去路高叫快留下太公等家眷放爾過去劉信挺身出馬曰我奉霸王之命捉拏太公汝是何人敢中途攔住三人大怒各舉兵器殺來劉信舉刀交還戰不數十合早被一將舉鎗刺劉信於馬下眾軍士撒了太公家眷四散都走了三人急到檻車前取出太公眾家眷拜伏在地曰早是臣等急趨而來若少遲半日過我豐澤決被楚兵拘赴彭城矣幸得微臣星夜而來救了太王望乞恕罪太公曰多虧三位將軍搭救老拙性命請問三位將軍大名那為首大將近前曰臣姓王名陵沛縣人也這二位壯士乃南陽人一名周吉一名周利是親兄弟臣奉漢王之命約二位壯士前來搬取太王不想從小路來徑投



沛縣天幸正遇大王但此處不可暫住就當起身眾人催趨三軍防護太公徑往咸陽進發有劉信敗殘軍兵星夜逃走回彭城來見霸王備將豐澤西遇見盜賊搶奪劉邦家小一百二十口并殺死劉信折損軍兵一節細奏告了一遍霸王聞說大怒曰鄰封之地豈有如此盜賊必是漢王差來搶奪家小想此去不遠急喚鍾離昧英布領三千人馬星夜與我趕上擒來二將得令點就人馬急來追趕太公此處太公且說太公離了沛縣往咸陽進發人馬眾多不能急行將至河南商城只見塵土起處有追兵到來王陵曰我且防護太公先行二位兄弟擋住來軍周吉周利曰請兄先行待我與後軍對敵周吉等將人馬排開專等後軍到來不多時鍾離昧英布早到高叫曰逆賊快留下漢王家小饒汝性命周吉等出馬當先曰我等奉漢王命搬取太公與爾何干緣何追趕急早回去免爾一死英布大怒舉斧來戰二將二將各舉槍刀交還一往一來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鍾離昧陣後急鳴金英布撥馬跑回後陣二將亦收兵退後英布便問公何鳴金昧曰遠望後面有軍馬到來恐漢兵有埋伏况二將亦皆驍勇不若且回彭城奏霸王再為區畫倘後軍再加添反中奸計布曰既遠來追趕不見下落如何便回就有加添人馬有何懼哉復鼓譟索二將出馬二將曰汝乃敗將如何又出來戰布大怒曰我今與汝戰二百合方休二將就與布交戰殺氣彌空征雲四起正戰中間鍾離昧卻催後軍蕩起征旗向前一冲二將人馬早自紛紛退後周吉措手不及被布一斧砍於馬下周利卻見兄被害無心戀戰勒回馬便走鍾離昧命眾軍士一齊放箭周利急走後心早中一箭翻身落馬英布手起一斧遂將周利殺死楚兵可勇矣楚兵奮力向前將周吉三千人馬不留一箇英布收軍天色漸晚就在山崖邊扎營造飯鍾離昧曰多虧將軍武勇立誅二將布曰若非賢公後陣冲殺二將尚不能敗昧曰前邊塵土隱伏恐夜晚劫寨須當防之布曰公之高見正合我意二人一夜未敢安寢次日天明整點人馬向前追趕王陵行到山坡之下假將塵土飛揚使英布鍾離昧

相疑不敢前追以此太公得以逃走隨後有人打聽說二將被英布殺了急與太公計議連夜前進又行了二日將近洛陽只見英布人馬兼程而進復又追上王陵正在緊急之間忽見一彪人馬從山後轉出旗上大書漢將周勃陳武放過太公家小二馬冲將來漢兵甚巧更不答話就與英布交戰金鼓振天兵刃大舉王陵隨後也殺來三將戰住英布布因追趕漢兵未得休息又兼三將驍勇漸漸力乏正在危急之際又有洛陽王申陽領大軍從大路上殺來兩路夾攻將英布圍在垓心左衝右突不能得出鍾離昧後軍已到見楚兵受困遂將後兵分為兩路冲殺漢兵救出英布且戰且走天色已晚各鳴金收軍安下營寨昧曰漢兵漸次加添申陽又來助陣我兵新敗恐難對敵不若今晚乘月色急將三軍調回沿路虛放號火料彼恐我有計決不敢追襲庶我兵得以保全英布急分付三軍各啣枚回兵一夜退盡次日漢兵來報說楚兵一夜已退盡了王陵曰英布勢窮不敢出戰想退回楚矣周勃曰元帥曾分付窮寇莫追且號火不止其中有詭詐幸喜將軍已保全太公家眷到此乃莫大之功也主上晝夜思念飲食俱廢我等作急保太公家眷見了主上免終日掛念也此功畢眾將辭了申陽徑從大路望咸陽進發一日到潼關漢兵接連幾起迎接行至臨洮有漢王領文武大小將佐奉迎太公見了太公抱頭大哭王曰不孝兒男劉邦因項羽左遷褒中離間三年未得奉養今幸完聚不勝欣躍又與呂后太子相見亦各垂淚眾文武進膳漢王舉酒上獻畢奏軍中之樂隨路香花迎接將到咸陽只見旌旗耀日金鼓振天太公陞道遙車兩邊執龍鳳日月扇香風滿道笙簧節奏太公歎曰誰想劉阿三乃至此乎心中甚喜進得城來家家戶戶結綵焚香迎接眾文武扶太公至殿上太公曰此殿上不可坐另有僻靜別宮我宜居之漢王曰前日已打掃玄德宮乾淨請太公居之撥官豎數十人伺應呂后太子及家眷請後宮居住自此漢王威鎮關中不題且說英布鍾離昧回到彭城備細將王陵盜取太公結連山寇奏知霸王王忿怒曰王陵乃何如



人增曰王陵沛人也事母至孝昔年聚兵南陽極有勇力後仗劍投漢漢王用之結連山冠即南陽聚黨也南陽三冠郡縣莫能治今被英將軍誅之亦除一大害矣見今王陵母隨陵弟王澤居沛務農奉養若將陵母拘於彭城得一言傳與王陵陵即歸楚矣霸王即差人過沛縣將陵母解至楚營霸王以言撫之曰汝子王陵與朕彭城相近不來降朕卻反投叛賊劉邦聞汝大賢當教汝子降朕朕封為萬戶侯子孫世祿汝當脩書叫汝子急來歸楚陵母但低頭不語范增奏曰且將陵母拘禁分付看守者用好飲食恩養待王陵隨漢兵入冠之時卻再計較范增又用拘家屬霸王傳旨將陵母拘禁卻說漢王在咸陽集大小文武將佐即今兵勢已振各路諸侯賓服正好東征伐楚韓信奏曰兵勢雖振東有殷王之阻歲星未利須待明年招集豪傑訓練甲士然後可以伐楚王曰為今之計奈何信曰即今且領軍征殷王司馬卬以除楚之羽翼則明年易為力也王曰然於是韓信辭漢王領兵徑奔河內郡來不知如何與司馬卬對敵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二周一出兵便死最為可惜然死之有益亦不死矣

第五十二回 樊噲擒伏司馬卬

且說韓信人馬到了河內郡離城五十里安下營寨有殷王預知信兵到來離城三十里扎下營寨四門各設人馬防守殷王司馬卬有大將孫寅副將魏亨謀士都萬達眾人聞韓信人馬來與卬會議卬曰韓信兵勢眾大又兼詭計甚多卿等有何良策都萬達曰以臣愚見且著三軍嚴加防守一邊差人報知霸王遣兵來救援河內可保無事若與對敵恐難取勝孫寅曰韓信遠來利在速戰豈容坐待救軍至而後攻戰耶一邊差人求救於楚一邊出城對敵倘勝則韓信必走如不勝則固守未為晚也卬曰寅之言是也遂遣使脩書求救於楚孫寅等領一枝人馬出河內與韓信對敵信曰汝殷王不知天時不曉人事各國

諸侯望風歸降况汝偏邦小國乃敢抗拒天兵耶寅曰汝漢王已得咸陽苟延性命足矣尚且不止復差汝來送死韓信背後樊噲大怒一馬特出與孫寅交戰二將兵器齊舉戰有五十合不分勝敗魏亨見孫寅戰樊噲不下急舉刀出馬助陣韓信陣上走出兩員大將薛歐陳沛各營兵器截戰魏亨伍員大將戰在一處蕩起一縷征塵滿天殺氣正在戰鬪間司馬卬城上望見急領一枝精兵開了城門放下吊橋特出軍前一聲砲響沖殺漢兵這邊三將勒回馬退下陣來韓信見司馬卬沖來急著周勃柴武盧縮斂斂領大隊人馬抵住信高處大呼曰如有一人退後者即斬首示眾以此眾人扎住營盤不動司馬卬連冲三陣見信兵不動急撥轉人馬進城韓信卻催漢兵追殺司馬卬人馬俱進城矣此日彼此俱未折兵韓信傳令且回營休息人馬預備攻城有司馬卬遣使臣一儒赴彭城求救儒到彭城霸王已起兵征齊梁未回復到齊梁來見霸王將卬表呈上表曰 殷王臣司馬卬頓首上言劉邦失職入寇關中三秦敗亡咸陽被虜郡縣承風二魏離叛兵圍河內事在危急蓋河內乃關中之要害西楚之襟喉也此地失守河東振動陛下疆土漢得其半言至於此臣實寒心伏乞早發救兵急為經畫齊梁可緩漢兵為要廟堂之議當為預定燎眉之勢懸望救援若或少賜延緩陛下貽宵旰之憂臣等為亡國之虜兵臨涕泣不勝懇切之至霸王覽表大驚霸王之驚宜矣曰不意劉邦兵到河內一旦如此猖獗急召范增議曰朕今齊梁未下不敢遽離此地欲差人往救又恐不得其人亞父以為何如增曰必得陛下親征方可以禦漢兵但齊梁未下又不可遽往今日差大將項莊李布二將領兵三萬前赴河內防護待齊梁既定陛下就統大兵征進調各路諸侯協助此為上策霸王曰然遂遣項莊李布救護不題卻說韓信圍河內日久司馬卬只是堅壁不出韓信密密與諸將計議曰司馬卬城高池深一時難破又不見人馬出來對敵倘救兵或至裏應外合反中其計汝等必須如此如此方可取勝諸將聽令各調人馬分頭行事次日韓信將四門人馬



徐徐盡散各營預備行李偃旗息鼓若有退兵之狀跡城上見如此模樣使報知司馬卬說韓信人馬今日金鼓不響漸次退後不知何意卬急到城上觀望果見韓信兵退盡便召謀士都萬達等計議曰韓信兵退必是打聽救兵到來或是霸王親征因此人馬盡退不然如何忽然一夜將人馬密密便退後而去都萬達曰韓信詭計甚多得此雖是人馬一時退去恐是詐退或誘我兵出城追趕卻埋伏軍馬攻劫不可不嚴加防備又須差的當人出城探聽果是真實方可追襲司馬卬即差精細數軍卒出城打聽行至十里外村野店中遇見有幾個擔行竈的軍人因買飯喫便問道爾等如何不攻城卻一時便起身那幾個軍人便道昨日有探事的來說霸王從河北親統大兵徑自攻打咸陽漢王惶懼不敢出敵一連有十數起飛馬來取韓元帥以此一夜將人馬退盡此時行了有六七十里之外我們因是擔著行竈重物又連日有疾不得快走又恐怕韓元帥點名其中又有說道元帥只顧咸陽救應那哩還理論點名那打聽的軍卒聽了這話又去各處問人都是如此說便回來一一將打聽的話傳報與司馬卬曰此話是實便差孫宙魏亨各領兵一萬接連追趕又自己統一萬五千續後截殺留五千人馬守城開了城門將三起大兵進發追了五十里不見動靜又見兩邊樹木叢雜孫宙傳令且著後軍暫住天色已晚不可盡力追趕恐防埋伏一言未了只見大林中一聲砲響閃出兩員大將乃周勃柴武也二將躍馬徑來戰孫宙寅挺槍直取二將戰未十數合寅力怯虛掩一槍望後逃走二將催動人馬盡力追殺後軍敗動自相踐踏魏亨人馬見前軍敗動駐紮不定往後便退兵勢累大如山崩江沸一般收煞不住司馬卬大兵在後反冲亂陣脚印大驚撥回馬便走不防山坡邊轉出一員大將來與卬交戰只一合生擒於馬下擒卬者乃舞陽侯樊噲也四邊火把冲天而起孫宙魏亨見楚兵大敗夜晚各不相顧又不知司馬卬在何處漢兵漸次加添重重疊疊圍統上來孫宙魏亨左衝右突不能得出韓信在萬阜處傳令著三軍大呼曰歸降者免死孫宙魏亨見勢已危急遂各下馬歸降後軍數起飛馬報來司馬卬被樊噲擒了都萬達已開城投降請元帥進城安撫百姓韓信催三軍前進一邊傳令不必殺軍遂長驅進城樊噲縛司馬卬來見韓信信下階親解其縛延之上坐卬拜伏於地而言曰亡國之臣蒙元帥不即加誅足矣何勞款曲如此耶信曰不然漢王忠厚長者專以仁義興師不行殺伐如公傾心吐胆肯降漢王不失封王也司馬卬大喜遂傳檄諸郡縣未歸降者悉招降之於是韓信遂平定河內使人飛報漢王去訖且說項莊季布人馬將近河內知司馬卬被虜韓信見今屯大兵於河內二將大驚曰河內已失吾二人前去亦無濟矣不若回兵奏過霸王必須親領大兵與劉邦會戰乃為良策季布曰公之言是也隨調轉人馬來見霸王未知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殷王又破而楚壁全折矣好淮陰 此殷王之過也非淮陰之功也



續修西漢漢書

卷四

四



